

# 經濟的帝國主義



古有成著

BC

38.6

京拔提書店出版

中央政治學校  
圖書館

分類號 571.27 - 58 938

登錄號 7499



3 1798 4792 0

UB  
F038.6  
1



經濟的帝國主義

## 目 錄

- 第一章 緒論
- 第二章 非洲境內的經濟帝國主義
- 第三章 亞洲境內的經濟帝國主義
- 第四章 因果論
- 譯後 (譯者)

# 經濟的帝國主義

(社會科學名著)

英國武爾夫著

古有成譯



# 經濟的帝國主義

## 第一章

### 緒論

本書宗旨，在討論歐洲的國家和亞非二洲未發達的國家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已成為一個掀動世界的大風雲，凡是歐亞非三洲的人民，都受着牠的深刻的影響，我們各個人又都是這種風雲的

(南)

旁觀者和當局者。凡偉大的世界風雲，像基督教運動，封建制度，一九一四年的大戰，和本文所要研究的現象，依常人——尤其是現代的常人看來，似乎完全爲他所莫可奈何的。這些偉大風雲向他和全世界襲擊，彷彿有一種不可逃的偉大的自然力，像地震，季節風，或由冬變夏，由夏變冬一樣。這種定命論的歷史觀，許多人們和歷史家都用以自慰，其實是一種錯誤的概念。人類在過去，對於自然力和動物界得到了莫大的勝利，在現在，人類歷史受自然力和動物界的影響的究竟微乎其微了。過去二千五百年當中的人類歷史，大概是由人類自己用他的信條和願望去決定的。要不是某種人有某種信條某種願望，世界上決不會有基督徒和基督教，要不是某種人有旁的信件旁的願望，古代決不會有把基督徒施以極刑的事；基督教運動所以不能把全世界成爲基督教化，由於後一種信仰和願

望戰勝了前一種信仰和願望。把歐洲用封建制度的鎖鍊束縛了若干世紀的，並不是上帝或帝王的威力；封建制度的產生，實以少數公侯多數臣僕的思想為根據，這種思想的大力量是隱而難見的。攪起世界大戰的，並不是德皇威廉，或什麼“戰爭的罪人”(Warcriminal)，却是天天在讀德、英、法等國文字的報紙的千百萬的男男女女，接受那些報紙的宣傳，以其信仰為信仰，以其願望為願望。

歐人和非歐人之間，歐洲文化和非歐文化之間，其關係在十九世紀已深深改變，由此改變乃形成一個世界大風雲，其影響實和基督教運動或封建制度同其深廣，同其厲害。把一千八百年的世界和一千九百年的世界略一比較，馬上便可發見這些大變動的重要性質。在一千八百年，歐洲外的世界某幾部份地方已經受了不同程度的歐化 (Europeanisation)，但是受着歐洲的國家的統治和管轄

的地方人民，差不多還沒有或很少。現在實際上，不曾歐化的世界全部，却都已或顯或隱地受着歐洲的支配。我們試把這個世紀(十九世紀)的變化留心點考察罷。一百年前，美洲大陸由於先有葡萄牙人及西班牙人的征服，後有法國人及安格魯撒遜人的侵入，已部份地起了歐化，歐人差不多還沒有深入非洲；歐洲的國家在亞洲還沒有立足地，雖然一個英國商業公司已在印度的有些地方開設，荷蘭，葡萄牙和法蘭西仍以已得有一些小屬地自誇；在太平洋和澳大利亞洲，尚沒有歐人的侵入和統治。如今北美全部已完全歐化，而南美已大部份歐化；非洲的每平方尺的地方除掉阿比西尼亞和里比利亞(這兩國究竟應否除外尚屬疑問)以外，都已為歐洲各國所瓜分，統治；在亞洲，只還有一個民族，日本民族，可以說是完全脫却歐洲的支配的，許多大地方都已被歐洲各國所瓜分或克服了。



太平洋的一切島嶼都已成歐洲各國的屬地或殖民地。

於此便是一個把世界歐化的大風雲。但在這種風雲當中，實有兩個程序在運行。第一就是上文所說的‘歐化。’歐化是人類歷史中的一個舊現象。古代的種族人民常有在地球上移動的事實，現代殖民於美洲非洲和澳洲的事業，也就是這種潮流的表現。這種殖民事業，起始也不免殺戮和征服，但牠至少結果創造一個新文化，產生一種新人民，牠另有牠自己的行政規模。在美洲，南非洲（有些地方），和太平洋，歐洲的殖民或已與土人同化；或已自己繁殖，以形成新而獨立的社會；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文化，和他們自己的政府。但在非洲，却已發生了一個不同的程序，本文所要研究的就是這個不同的程序。在非洲，除掉南方有一小部份的地方以外，並沒有殖民，沒有人種的同化，沒有一

個新民族或新文化的產生。只是非洲的土地和人民，已為歐洲各國所克服所統治。在亞洲，我們以後可加說明，這種歐化却已有了兩個不同的形式：在印度，和中國各部份及其邊境，歐洲的國家的權力已直接用以統治及奴隸其人民，像在歐洲一樣。但在中國本身，在波斯，和在土耳其，歐洲國家的權力却直接使用，不佔領其土地及奴役其人民，但藉以增進歐洲各國人民的經濟利益。

本書所研究討論的，就是上述的在亞非二洲進行的兩種程序。這兩種程序，我們必須分別討論，但在未作分別討論之先，且把牠一般的特徵作稍深的研究。我們所要研究的現象，確是歐人和在非歐二洲的非歐人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使歐洲各國形成對亞非二洲的人民和政府的政策。這種政策的結果，如上文所說，已使非洲全部和亞洲大部直接或間接受歐洲各國的支配。其真正重要而

爲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却是：這個政策的動機，目的，和結果是什麼呢？歐人和他們的國家進行把這些遙遠的地方和人民置於他們支配之下，其動機是什麼？已受他們支配之後，其支配的目的和結果又是如何？人們和國家的動機，都不是簡單的，若以瓜分非洲，克服印度，侵略中國這些複雜現象，都詭爲其中只可找得一個簡單的唯一的原因，那就荒謬絕倫了。但是我們既要承認歷史上的重大事實和變動是由種種不同原因所形成，我們同時也要承認許多原因之中常只有一個是最重要最顯著；我們可認爲是其中的真正的動力。一般重大的事實和變動如此，過去五十年亞洲各國對非亞二洲的政策也是一樣。這種政策的結果，已把非亞二洲割成爲歐洲幾個強國的屬地領土，勢力範圍，或掠奪範圍。歐人如果不是爲某種信條和願望所支配，決不會有此種結果，可以分爲四類；道德

的，情感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每類在歐洲各國的帝國主義政策的形成上，究佔何種位置，我們可以簡單地考察如下：

在帝國主義者的言論或著作中，常可發見帝國主義是負有義務的或歐人統治亞人或非人而管領其土地在道德上說來是正當必需的，諸如此類的論調。這種論調，用一個短句表明，便是所謂「白人的負擔」(the white men's burden)。依着這種歷史的政治的眼光看來，白人是優於其他人種的；白人不論肉體上的心和腦，尤其是政治的和社會的組織，道德，以及宗教，都勝於其他各人種；白人在事實上就是現代的上帝的選民。像二千年前在加拿安(Canaan)一樣，在今日的非洲亞洲地方；選民的第一個義務，就是把世界其他民族征服，作為賜予以高等文明的洗禮的開場。假如這些劣等人種颯強頑梗，不自認其地位，不受洗禮，那麼，不

幸得很，便只得把他們征服屠殺，務使他們最後接受上帝的和征服者的法律爲止。無疑這些道德觀念多少和帝國主義的政策有關，然究竟相關至何程度，其相關狀態如何，我們是要弄清楚的。在十九世紀，道德觀念決不會爲帝國主義者向外發展的動力。在此時期歐洲的國家克服或佔據亞洲或非洲的人民或土地，沒有一個會抱着賜予以歐洲的統治洗禮的觀念的。我們要舉出一個民族或一個土地來做例，證明這種動機當時造福於某民族或某土地的如何如何，也不可能。帝國主義者佔據一個地方，其理由不是軍事的，經濟的，便是感情的（威信說）。歐洲的國家常常（1）因爲某國某民族不是歐人不是文明人而加以處罰（軍事的討伐），或（2）保護已征服已佔領之某國某民族，使不受其鄰近未開化未征服的土地人民的不良榜樣的影響（軍事的討伐），或（3）因國旗被侮，旋行報復（威信

說)；或(4)保護或增進本國人民的經濟利益。這些事實擺得明明白白；到十九世紀的末年；便再也沒有帝國主義者說領土的獲得會是或應該是為該地域的人民的好處起見了。然而這種道德的辯論和觀念，仍然是罩在帝國主義的頭上的光輪(halo)。帝國主義者雖然不再詭辯，說什麼歐洲克服或征服亞非二洲是為亞非二洲人民幸福起見，或是為散播其文明，基督教，法律和規章的福音於他們當中起見；但當某地已被統治者；有人主張把該地的統治權放棄時；帝國主義者却又常常辯說，為該地人民的好處起見，不應放棄了。舉例來說；現在沒人詭辯；說法蘭西侵入突尼斯(Tunis)；或大英帝國主義侵入埃及或烏干達(Uganda)，是起於博愛的動機；反之，埃及人和突尼斯人給他們的好處，却使他們再也不肯放棄埃及和突尼斯；英人一旦得到烏干達；反對放棄烏干達的第一個最有力量

的辯論，便是說，英人勢力如果從該地撤回，烏干達人民，和基督教，和英國商業，都要受無可補償的損失。這樣看來，我們可以概括的說：帝國主義和道德觀念之關係似乎不外如此：歐人既以自私的動機獲得他們的屬地；他們，或他們多數，相信他們保持已得屬地是原於博愛的動機。白人的負擔變為義務，只在他無意間或為充滿自己的荷包起見將該項負擔放在肩膀上以後。

情感在帝國主義的形成上，常佔有一個位置。牠（情感）使征服異族及和異族戰爭的傳奇式的冒險事業，有充分表現的可能，不過這兒有個條件，就是該項事業的進行須在距離幹這事業的人的祖國相當遠的地方，使其祖國人民可不實際自擊身受。事實上，近代國家獲得屬地的第一階段，常是浪漫的冒險家或富感情的軍人私私地去幹的事；他們在歐洲工業化的城市裏，找不着他們所追求的東

西，却能夠跑到亞洲和非洲的幸運而較不文明的居民當中，去遊蕩，殺戮，和戰鬥，而滿足其願望。但是我們如果因此便以為浪漫的冒險家的觀念是過去百年間歐洲各國的帝國主義膨脹的決定原因，却是一個錯誤。有些殖民地總督或軍人的冒險熱情，也許可作為擴張領土政策的一個方便的解釋和出發點，但是從來不會有過一個國家或一個政治家承認他們政策上，或義務上，特為他們的較為好動而浪漫的人民，在亞非三洲開闢用武之地的。影響帝國主義的政策，還有比冒險感情為更重要的信仰。在英，法，德，意等國，負責或不負責的政治家之言論，歷史家和政論家之著述，每表現一種很普遍而堅定的信念，這信念就是認到在歐洲境外獲得領土和屬地而保存之，是歐洲國家莫大的光榮。依着這個哲學，一個國家的威信便以牠曾不曾征服野蠻人而有很大的差別。事實上，三



個歐洲國家的光榮，不僅以在歐洲境外獲得土地而增加，似乎有以他國已得有屬地而自國却未得而減損。例如，法國某首相，曾發表過議論說：英國佔領塞浦路斯(Cyprus)是法國威信的一個打擊，法國再也不能以佔領旁的地方不論在東京(Tonkin)或突尼斯，或就兩地，而恢復其光榮。法國獲得非洲西南部和其他殖民地，這個事實，英國歷史家和政治家常解釋其意義為不僅英國的商業和軍事利益受打擊，就英國的威信也受損傷。於此有可堪注意的，就是這種國際間的離奇的心理現象，在階級間也可發見，文武官銜的獲得，或有錢而出必汽車及侍從，在社會上自然是有一種威嚴；但是如果我們作進一步的觀察，某甲得到上述的種種，而某乙却一樣也沒有得到，同時甲乙二人又是同一階級的，那嗎某甲的獲得便認為是對某乙的威嚴的一個干犯。但雖然屬地增加國家的威嚴和光

榮的信念一定影響到列強的政策，這個信念所給予這種政策的推進力却很少很少。我們知道：從沒有帝國主義的政治家敢於從事帝國主義的侵略之時公然宣布說：他主張要得某領土或某勢力範圍以增進國家的威嚴；在上項情形之下，當衆宣布的只是說該政策的施行，是爲保護或增進國家的經濟利益的必要手段。近代國家破壞非洲或亞洲人民的獨立，常藉口於這些人民的統治者或政府侮辱了歐洲國家的尊嚴（舉例來說，法國克根阿爾日利亞Algeria是因爲阿爾日利亞的君主用一種Fly-whisk拋擲到法國領事的臉上），但只以克服他國爲光榮而便認侵略爲正當之信念，是再也不爲普通人民所接受了，就在前世紀的亞非二洲的歐羅巴化運動上也不能說是佔了重大位置。究其實，就帝國主義政策的現象複雜的原因上說，感情的信念和道德的信念只佔同等位置。帝國光榮的觀念

並不作為獲得領土的理論或動機，只在領土既得之後作為保存領土的護符。事情的發生通常是這樣：帝國主義的冒險事業，其發動及其成熟，均由少數軍人，資本家和政治家私私地幹去，而平常的英國人，法國人，或德國人，一天睡覺醒來，方才知道他已獲得，或正在攫取，歐洲境外的領土或勢力範圍（註一）。在以上三國裏頭帶有少數黨反對這種侵掠的，這少數的反帝國主義者對於這已完成的事件，只能提出退出或放棄的主張。就在這刻，帝國主義者覺着情感的和道德的辯論及信念最為有用。要是帝國是光榮的，那帝國主義和愛國心之間顯然有個關係，而說一個不字來反對帝國主義或帝國的，或強求國家放棄已得屬地的，都成為沒有愛國心的行爲。帝國愈大，帝國的光榮愈增，而要來減削牠光榮的一線或屬地的一時的行徑便愈成為不愛國。這樣子，愛國心和道德心的答

併難不足成爲帝國主義；但是壓倒非議帝國或反帝國的論調。

軍事的或戰略的信念和願望可爲歐洲向外發展的一個原因；這個原因所處的地位本是明白的，但常常被人誤解，在某個有限的面積，像地中海當中，軍事學的理由；對於地中海沿岸的國家，比方法蘭西意大利的帝國主義政策的形成，會有多少影響。法國佔得阿爾日利亞，突尼斯，和摩洛哥，意大利佔得的黎波里(Tripoli)，曾以軍事上的必需爲辯護根據。其辭不外說，『要是我們不佔領這塊地方，他國會佔領牠而藉以爲危害我們的軍事根據地。』但是這種辯護之辭僅適用於——過去很少應用的——和法意兩國海岸相對的很有限的非洲的地方。其餘的亞非二洲的地方，實在離歐洲太遠了，決不能說歐洲佔領這些地方是爲任何國軍事學上的安全的理由。事實上，從來沒有帝國主

義者曾詭辯過，說什麼在非洲的東西兩岸或在亞洲佔領屬地是爲母國的陸軍的或海軍的安全必需打算的。但當一旦獲得一個土地，母國的地位便全盤改變了。帝國的海陸軍，不僅要用以保護本國原有土地，而且要用以拱衛其土地了。情勢變更，馬上又可辯論說，必須獲得更多的土地以擔保已得的土地的軍事上的安全了。比方英國把持埃及並不因埃及在軍事上能掩護祖國，但因如果她不把持埃及，印度也就不能把持。是以軍事上的理由大不足爲帝國主義形成的原因，但却可爲使一個帝國變大，一個大帝國增大的一個理由。

由上說來，上三種信念，道德的，情感的，軍事的——均影響人們對於帝國的觀念和理想，由是而影響帝國主義的政策。但上三種信念均不是主要的。這些信念本身，不問合攏來，分開來，均不足使歐洲向外發展及亞非二洲的被征服的事實發動。

及不斷地進行，而這些事實却是本書所要研究的。我們且設例來說明罷。假定歐人關於歐洲外的人民土地只有上三種道德的，感情的，軍事的信念，那末，前半世紀的歷史全部必將完全不同；歐洲向外發展運動及兩大洲被大批的征服之事，必然不會發生。非洲北岸的邊緣之地也許已被法意三國分割；大英帝國也許保存了好望角殖民地(Cape Colony)，完全克服了印度；冒險的富感情的軍人和水手，也許隨時留意為他們各各的祖國，在非洲海岸，或在亞洲各大河口，攫得幾塊小小的界限不清的屬地，牧師們也許會把白人的負擔大部份的重量放在肩膀上，將那耶穌和歐洲文化的福音帶給黑種，纓種，及黃種的異教徒(heathens)，並在遠地，或甚至有時在遠遠的居民中，發見聖潔的英雄的墳墓。但大多數的非洲人和亞洲人現在將仍得保其領土主權而生活，不為歐人所克服支配，在他

們原有組織，和經濟制度，和政府制度之下，自享其無能和凌亂之樂，這種無能和凌亂境界歐人却誇爲已經脫離了的。

要是我們現在轉身到經濟的信念，願望，和原因上來，我們却發見一個完全不同的事態。帝國主義者從歐洲向外發展，步步都顯然有經濟原因做推動力。於此我們必須指出在經濟的帝國主義的歷史上，有兩個明白可分的時期。截至四五十年前，歐洲的新經濟制度和新工業制度，及其民人的經濟理想，引起歐人對於亞非二洲作某程度的侵入（有時或克服）。但是這種運動是斷續的，大部份無意識的，很少影響歐洲各國的政策。歐亞非三洲的關係幾乎完全是經濟的，但這種經濟關係，其內容不外是私家商業，即歐洲工業品在各地找得市場，同時亞洲的——及非洲小部份原料和出產輸入歐洲。這種商業從一方面看來都是私家性質。

的起於賤買貴賣的原理和願望，這種原理和願望便是歐洲文化的基石。因為私人商業，有時弄到商業的公司獲得很大面積的土地，或引起歐洲商業家和主人的政府間的糾紛；這兩件事有時又或引起歐洲的各國政府的干涉。但是在歐洲外的歐人的經濟利益，歐洲的國家和政府決不會承認，也沒人敢冀其承認，有促進或保護的責任，而全世界尚未聽見所謂國家的有組織的權力應該意識地嚴厲地用以促進上項利益的觀念，此觀念現在却是帝國主義政策的第一義。

在前世紀末的二三十年當中，這一切都改變了。歐洲的政治經濟的狀況起了一個深沉的變化，突然產生了經濟的帝國主義。經濟的帝國主義的爆發，突如其來，就像春天的新葉嫩芽一樣，但是，我們知道，春天花木的苗芽發花，表面看來彷彿只是幾個鐘頭暖和的太陽光的效力，其實是緩慢



的看不見的變化，在整個冬間起於樹木內部所使然。同樣，經濟的帝國主義也不是突然產生的；自工業革命把世界改變以來，幾件事的偶然結合，使世界的政府發生基本的變化，使人類社會發生根本的大改造，自是而歐洲的社會和歐人的觀念理想，均起逐漸變化。

工業革命的結果，產生了工業化的社會。歐洲的人口增加得很快，人口的大多數又集中於城鎮和工業中心。由此產生兩個結果。第一，為養活及雇用不斷地增加而從事於歐洲工業的羣衆起見，世界的食物及原料必須設法運到歐洲去。第二，因為工業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進行，自然而然歐洲境外的食物及原料和歐洲工業製造品的交易，結果大量的利益歸於少數人，即供給工業資本及管理工業進行的資本階級。在上述情況之下，經濟的利益，和環繞這種利益的複雜信念和願望，一天

一天地深入人心，人類行動的動力乃再不能從宗教的，道德的，階級的信念中找到，但只可以生利主義，即買賤賣貴主義中覓得。凡可用以增進國家，階級，或個人的經濟利益的工具，均拿來使用，在這樣的工具當中顯然最有效力的一個便是近代式的國家的有組織的權力(the organised power of the modern State)。政治已成經濟的別名。依着這個新的宗教或哲學看來，國家對於國民利益的關係，可以張伯倫氏的信念說明，這信念已為舉世所授受奉行，就是說：“商業為一切政治利益當中的最大利益。”

大約一八七〇年，歐洲才成熟為經濟帝國主義。經濟的利益是一切利益中的最大的，牠已相信了，慢慢地又相信起國家的權力應用於國外的世界上所增進自國國民的利益，反對別國國民的利益來了。兩件大事的合併力量，使以上的信念願望

得以突然開花結實，亞非二洲成爲歐洲的經濟利益掠奪場。第一，在一八七〇和一八八〇年間，非洲內部及其似乎無盡藏的富源，由於史坦黎 Stanley 宣傳得好的探檢和發見，到頭全世界都知道了。第二，同時歐洲有開始改自由貿易政策爲保護政策的事實。產生經濟的帝國主義的，就是包含在這保護政策中的信念和願望，這種政策，始用於解決新開闢的非洲土地的問題，然後同樣地用於解決亞洲。查保護貿易的理論及實行，創立於一八七〇和一八八〇年間，實包國家的組織應用爲抵抗別國國民的工商業利益的一個武器之義。用國家的力量，把關稅和行政法規築成的藩籬，來障衛國家，使原料品的市場和貨倉可留於國內，以爲國人之用。這種種新的概念，或不如改口說，這種重商主義的老觀念的復活，在歐洲各國的資本家，工業界，商業界中，引起貪婪和恐怖的混合情緒；這些

資本家工商業界中人，既然開始有大力以左右列強的政策，他們的情緒和信念，遂明明白白在一八七〇和一九一四年間的歐洲政策上反映出來。恐怖的是，再不能跑進人口日見增加的歐洲的利市的市場；再不能得城市大規模工業製造上爲主要品的原料及食物的供給；貪婪的是想成功把國外敵人拒諸國門之外而獲得利益。

保護貿易政策，始於歐洲大陸，和北美洲的美國，但不久這種政策的糾紛，也便伸張到亞非二洲。人們於是又帶着恐怖和貪婪，轉到人口衆多要求旺盛的亞非二洲的大市場，和潛藏在這二洲富庶地方的原料大府庫來。沒人知道什麼時候會有一個保護關稅的障礙，使他再不能進歐洲的某個市場，或再不能得某種工業的重要原料，因此之故，工商業的領袖爲避免這種在歐洲的災禍起見，自然在亞非二洲的市場，礦產，森林中，尋求安穩的地

地位。但經濟的貪婪和恐怖的天譴，是不能只限於世界一個大洲內的。要是任有組織的歐洲各國之間，工商業都變成已爲一個奮鬥和戰爭，那又何能防止牠在歐洲外也成爲一個戰爭呢？要是法國資本家和製造業家，運用以國家的權力和組織，使英人不能在法立足，他在阿爾日利亞不也會一樣做嗎？而法國在阿爾日利亞，北非洲做了的事，法國和其他國家也可以在愛爾多拉多（Eldorado），——此地傳說是史坦黎在中非洲發見的——或在亞洲龐大的，富庶的人口稠密的國家內幹起來。早既有人傳說：比利時國王洛爾坡德（King Leopold），假科學及博愛爲名，運用史坦黎和他的探檢，替自己和比利時獲得新愛爾多拉多。

大約一八八〇年，人們就開始作上項的辯論，辯論一生，馬上便影響到各國的對外政策。『大強國』法、德、及英，齊向亞非二洲襲擊，出盡手段去

佔據土地。在一八八〇至一八九〇的十年之間，五百萬方英哩的非洲土地，包有六千萬以上的人口，是被歐洲的國家佔領統治了。亞洲在此十年內，却有英國併吞緬甸，和攫取馬來半島及俾路芝斯坦 (Baluchistan)；有法國佔據安南和東京，作為侵略及分割中國的第一步。同時發生有三大強國爭奪太平洋羣島的事實。

以下二章，將把經濟的原因在這種帝國主義活動上所佔的重要位置，稍為詳論一下。此處我們且注意兩點，第一，歐洲各國干涉亞非二洲，不問是併吞，保護，或侵入，其直接的動力來自財政家或資本家的股份公司的，已屢次不一次。在德屬東非洲，英屬東非洲，尼亞沙蘭德 (Nyasaland)，南非洲，德屬西非洲，尼日利亞，剛果 (Congo)，英屬北婆羅洲 (North Borneo) 這些地方，其初都是由已立案未立案的公司，和土人的酋長和君王訂立條約，

條約內含有把這些土地的統治權交給股份公司的意思，爲帝國政府鋪下一個侵略的道路。他如在坎麥綸(Cameron)和多哥蘭(Togoland)，意領索馬利蘭(Somaliland)，和法屬剛果等地，却先由財政家，商業家，和公司放下基礎，而供給後來併吞的動力。由此可見經濟的信念和慾望，在效果上，是完全不同於上面已考察過的情感的，道德的，和軍事的原因，經濟的信念和願望實在供給國家權力以發動的原動力。

猶有言者。國家的政策發自政府，政府却是理論政治家和實行政治家的集團。要是我們把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一四年間對於這種帝國主義政策負責的政治家的言論檢查一下，我們可以知道他們爲這種政策而辯護及解釋給英法德三國人民的理由。在法國，這種政策的擁護者是郁爾斯化利(Jules Ferry)，聖希萊(Saint Hilaire)，和愛第

安(Etienne)，他們三人都同意地說，他們的政策的主要動力是經濟的。他們說，事屬重要，法國應在亞非二洲佔得領土，以便爲其工業品和資本的尾閘，及爲其食物和原料的供給的保障。在英國，新帝國主義的代言人是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和洛斯伯利勳爵(Lord Rosebury)。張伯倫宣言英政府所關心的是『要創造新市場及儘量地發展老市場，』他解釋說是以『我們保持我們現在所有的屬地和帝國，不僅是一個必需，而且是一個義務，』而且『必需用盡種種合法的機會，在現在正有文明和商業流入的非洲大陸，擴張我們的勢力和控制。』洛斯伯利勳爵描寫歸併歐洲外的土地於大英帝國爲英人爲子孫辛勤創業的一個必需的程序的時候，曾有一個句語表示同上的觀點，在德國，從事殖民地的擴張的初步工作，是俾士麥幹的，雖則俾氏不是一個帝國主義者。他所以幹這



些工作，是由於工商業界的壓迫，他使人完全明瞭他的舉動是受經濟的理由的支配：他說，他所要於歐洲外的，『不是屬地，只是商業性質的企業。』

是以，近代帝國主義背後的推動力，是經濟的；這種力起於經濟的信念和願望。使亞非二洲起歐化作用的原因還有其他成分，但假如這些成分通通除掉，只存經濟的原因和動力，結果也將生同樣的效果。這就是我們可以稱這個過程為經濟的帝國主義的道理。

(註一)英得東非洲；尼日利亞，及在亞洲的大部份的屬地，德得一切殖民地；法得阿爾日利亞，突尼斯，摩洛哥等等，都是如此情形。



## 第二章

### 非洲境內的經濟帝國主義

非洲的面積約有一千一百五十萬平方英哩，人口約有一萬七千萬。在一八八〇年，非洲在歐洲國家手中的地方，不及一百萬方英哩，人口不及一千萬。到了一八九〇年，已有六百萬方英哩地方，爲英，德，法，比，及葡所吞併的。到了一九一四年，

非洲全洲·除掉阿比西尼亞(面積三十五萬方英哩,人口八百萬)和里比利亞(面積四萬方英哩,人口二百萬),都已歸於歐洲各國的支配和統治了。下表指明在這種瓜分中各國所佔的位置:

		面 積	人 口
法蘭西	佔據	4,200,000	25,000,000
英國	佔據	3,500,000	35,000,000
德國	佔據	1,100,000	12,000,000
比國	佔據	900,000	7,000,000
葡萄牙	佔據	800,000	8,000,000
意大利	佔據	600,000	1,000,000
西班牙	佔據	75,000	200,000

至於瓜分的實際程序,除掉前章所說的以外,必得再加一些說明。歐洲各國實用以克服非洲的,有兩個不同的方法。在一八八〇年,像英,法,葡幾國,在非洲的各部份已有了立足地,比方法國保有

阿爾日利亞，及塞內加耳河 (Senegal) 和加板河 (Gabun) 流域的小小的界限不明的屬地；英國保有好望角殖民地，及非洲西岸三個小小的殖民地；葡萄牙在東西兩岸各保有一塊界限不大清楚的面積。到了一八八〇——一八九〇年，經濟的帝國主義的政策開始巉然顯露頭角的時候，自然這三個國家會把原有的屬地擴大。他們把這些屬地的擴大方法，不是佔據原有屬地的周圍的很大而界限不明的面積，然後設法把持之，便是藉某種口實，出兵原有屬地的鄰邦，而克其民族，降其君王。法國用此法，把突尼斯加給阿爾日利亞，把撒哈拉王國加給突尼斯和阿爾日利亞，最後佔領摩洛哥而奄有地中海岸的非洲王國。法國同時用許多的軍事遠征隊，這些軍事遠征隊，常假借『科學的旅行』或『探險』名義，從原有的在非洲北岸或西岸的屬地出發，深入內地，藉以獲得她散佈的屬地的後裔

的地方。法國意思是想把這些後臀地方聯結爲一個整塊，南達非洲西岸的剛果，尼日利亞，達荷美(Dahomey)；象牙海岸(The Ivory Coast)和塞內加爾；北達地中海岸的摩洛哥，阿爾日利亞和突尼斯，東達東岸的索謀里蘭。這個政策，法政府在法國殖民事業團“Colonial Circles”指導之下努力進行，幾乎完全成了功，只碰了兩個障礙或失敗，在英國手裏。第一法國企圖在尼日爾河口建設一個法國屬地，以經濟爲最重要的目的，得不到成功，和英國經過一番厲害的爭執以後，尼日利亞終爲英所佔領。法國帝國主義者企圖佔據尼羅河流域，把西岸的屬地和東岸法屬索謀里蘭打通一氣，也沒有成功，因爲在此又惹起英法間一場厲害奮鬥，勝敗卒決於法紹達(Fashoda)，法帝國主義不得不對英退讓。

在非洲的法帝國主義，其擴張土地之工具，差

不多完全以這種軍事的討伐和克服爲武器，這是和歐洲其他各國(除掉意大利)的帝國主義有些不同的地方。有人說英國獲得屬地是出於無意，這是不切事實的，和法國在非洲獲得土地說是出於無意是不可通的一樣。反過來，法國獲得非洲土地，用法國一個歷史家的話來說，“是留心研究過的一個政治計劃的結果；碰着大困難時依法應用過，最後得到完全成功而實現的，一個政治計畫的結果。”然而這種依着一個政治計畫而運用軍事征服的擴張領土方法，並不是只有法國使用。對於非洲北方的埃及，南方的好望角殖民地，英國爲增大其帝國領土起見，用的恰是同樣的政治軍事的方法。在法紹達地方，舉世共見，曾有一枝堅強的英軍在啓拆涅(Kitchener)指揮之下，和一枝單薄的在瑪桑(Marchand)指揮之下的法軍相遇，這其間的危險在於事實上彼此都曾受有各自的政府須得佔據住

尼羅河域的命令。再舉一例，大英帝國由好望角北上擴張，是經過數次戰爭才完成的，比方一八七九年的咀魯戰爭(The Zulu War) 一八九〇年的馬紹納蘭(Mashonaland)的征服，一八九三年的馬塔貝勒戰爭(the Matabele War) 一八九九年的部耳戰爭(the Boer War)。這些戰爭，都是費盡心力去計劃及實行的征服戰爭。比方一八七九年的咀魯戰爭——結果在一八八七年吞併了咀魯蘭德的——是由於好望角總督巴特爾夫里耳(Bartle Frere)的審思熟慮的政策。“劍橋近代史”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關於夫里耳曾說，“一個具有清明遠到的目的的人，他相信英國的統治權遲早必須奄蓋過南非洲，向北直和葡萄牙的屬地相接。是以他接受脫蘭斯瓦爾(Transvaal)的降附，和討厭的脫蘭斯岐卡裴人(Trsnakei Kafirs)戰爭，把在爭議中的大多數土地讓還咀魯人，同



時要求塞替瓦約 (Cetewayo) 把他的軍事政策馬上放下。結果釀成一個戰爭，佔了一八七九年最初七個月的光陰。”我們緒論中曾說過人的信念和慾望為歷史的原因，我們此處可以注意到該說為不虛。要是國家所派的小殖民地的總督，是相信和願望國家的統治權必須奄蓋過幾百萬方英里，和幾百萬不願被克服或統治的人民，結果自然會像在南非洲一樣引起不斷的戰爭。

然而，英法兩國的這種屬地擴張的軍事性質，必不好把其中佔重部份的經濟動機隱蔽。擴張屬地的武器是戰爭和征服，擴張屬地的目的却是市場，原料，和利益。我們上面曾論述過郁爾化利的政策，這個政策使法帝國主義突然向外猛擊，成為一八八一年侵入和克服突尼斯的事實。突尼斯的克服是經濟帝國主義的一個第一流的榜樣。在一八六〇至一八七九年間，突尼斯受一個土酋 (naty

e:bey)政府的統治，同時名義上又是在土耳其的宗主國保護之下，經濟上却已被一羣法國的投機家，財政家，掠奪家，和冒險家所侵入。他們把突尼斯破壞的事業，着着成功。他們以高利借錢給土會，迫他以最寶貴的經濟的特權移交給他們，以爲報償。土會負巴黎資本家和銀行家的債已重，乃不得不苛抽其民，以爲付債款的利息之需。土人對於這種使他們降於貧窮以營養巴黎的金錢市場的程序，乃不斷地反抗。巴黎財政家和特權營業家，然後向法政府聲訴，要求保護其在突尼斯的利益，使免於突尼斯人“長期擾亂” chronic disorder 的損害。都爾化利的政府並不是不願聽他們的聲訴的。法首相派遣一枝軍隊到突尼斯把擾亂平復，而保護法國人民的利益。但在巴黎的人們，沒有一個不知道這次的用兵的動機，是經濟的。克來蒙梭 (M. Clemenceau) 在法國商會說，這次突尼斯事件

是一個“證券交易的大起落”(Coup de Bourse) 至於郁爾化利本人，我們在緒論中也曾指出過，當他在商會中為他的政策辯護的時候，確曾辯論說，突尼斯是法國必需用為“我們的製造品的一個尾閘，”和“投資生利的一個工具。”

在化氏以後的法國殖民政策，幾乎一切都是由愛第安一人定的，愛氏為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二年間的法國殖民事業部的副祕書。創造，或至少實行，不斷的軍事侵略政策，或類乎軍事的侵略政策，使法國得在非洲獲得若干百萬方英哩的土地的，就是愛氏。但愛氏軍事的帝國主義的動機和化氏的一樣，都是經濟的。我們可以毫無義疑地把這點證明。在一八九四年，英法對於尼羅河流域支配權的奮鬥——這種奮鬥在一八九八年結束於法紹達——到了最危急的最後的階段。愛氏跑到代表會(the Chamber of Deputies)催促當時的政府，

作進一步的政策，來和英國抗爭。在這麼幹的時候，他把他的以軍事的和“科學的”征伐來擴張領土的政策，很明白地解釋過。“我們已經建築起，”他說，“而且我們決意保留及發展，一個殖民的屬地；爲的要在保我們的國家在新大洲的將來，爲的要在那兒保存一個銷流我們的貨物的尾閘，和那兒找得我們的工業原料。

現在，把我們的視線轉到英國來，我們可以發見大英帝國在非洲用軍事擴張領土的政策後面的動因，恰和法國的一樣。張伯倫爲『繼續佔據埃及』事辯護，說是要使『新市場可以創造，舊市場可以儘量的發達：』在法紹達事件發生前三年，倫敦商會便要求政府，張伯倫在其中爲一卓著顯赫份子的政府，『採取適當的手段，以擔保從烏干達至法紹達的整個尼羅河域的英國支配權。』在英國以軍事力量擴張領土於南非的事實上，經濟的信念和

願望佔一個很重要的部份，這也有明白的證據。在好望再殖民地地內，當1880—89年間，常有一個政治組織，用戰爭和軍事遠征隊來謀英國的屬地擴張於北非洲，他們的動機可以一八八四年好望角殖民地首相說話的來判斷，他說『在殖民地內的人民很多是為帝國的直接侵略努力的，但他們大多數是為達到自私自利的目的起見；他們渴望軍隊可替他們得到便佔宜的契約以自肥。』但還有比上項動機為有意義的，却是在南非洲的較為寬廣較不直接地自私自利的帝國主義政策，這政策的指揮者是席西爾羅得氏 (Cecil Rhodes)。這個政策，在1880—1899年間最為始終一貫地奉行，和巴特爾夫里耳爵士 (S.r Bartle Frere) 在一八七九年所定的政策是一個樣：目的在把南非洲北的全部及其土人歸於大英國支配之下，當可用『交涉』手段，但必要時也可用戰爭和征服手段。這個政策的主

要部份，就是要把脫蘭斯哇共和國夾住，使牠不能西向貝專納蘭(Bechnaland)得多一點土地，或東向得多一點土地，以通於海或海口。這個政策，影響於南非洲的和平，影響於英國和荷蘭的關係的，可在萊慈博士(Dr. W. J. Leyds)的詳細記錄中研究之(參閱所著The Transvaal Surrounded)。這裏我們只能簡單地叫人注意這個政策中的經濟動機的始終一貫。在一八八四那麼早的時候，脫蘭斯瓦和英國間的倫敦協定正在交涉，羅得斯便打電報給好望角殖民地首相說：『一寸的土地也不要分給脫蘭斯瓦。』就在那麼早的時代，該項問題已經是純粹經濟帝國主義問題的一個了。爭奪的土地就是貝專納的土地，所要馬上解決的就是要在脫蘭斯瓦及英屬土地或範圍之間畫一個界線。羅得斯所關心的，交涉的實際的中心，並不是該地居民的願望，或依着事實的部落分布來把土地分割，

但只是『商業的路線』(trade routes)。脫蘭士瓦是一吋土地也不能給予的，因為如果給予了，向北的商業路線將止滯耳人(Boer)，而不在英人手中。好望角殖民地的首相，和德貝勳爵(Lord Derby)，和英國政府，接受了羅得斯氏的電告的政策，畫界結果是把商業路線包在英屬地內。這個就是說，畫界的事和土人的權利及其分布狀況毫無關係：一個界線把該地土人分爲兩半，一半在這邊一半在那邊。結果釀成土人間多年不的安，不滿，和戰爭。

此後英國在南非擴大領土的歷史，幾乎全受經濟動機的支配，實際是受經濟組織的支配。在一八八九年，英國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受了一個英國皇家特許狀。這個股份公司的目的，依該特許狀中所解釋的說來，是在貝專納蘭北境及現在稱爲羅得西亞的南非共和國的特權獲得及享用。公司的進行是受席西爾羅得斯和

他的副官詹姆生博士(Cr. Jameson)的支配。得到特許狀一年後，該公司以一支軍隊的力量佔據馬紹納蘭(Mashonaland)。二年後羅得斯和詹姆生起一校兵以侵略佔據馬塔貝勒蘭 Matabeleland 募兵的條件是很有意義的：凡騎兵均有權自擇大約九方英哩的馬塔貝勒人的土地爲己有，並有權和該公司共分戰利品（卽是馬塔貝勒人的唯一財產，牛羊）。該公司然後跟馬塔貝勒國王故意攪起一個爭端，這些唯利是視的人乃侵入其國而戰敗他。由於這場征服，在倫敦的一個公司，乃居然成爲位於緯度十六度至二十二度間，赤道以南的一四八，〇〇〇方英哩地方，七〇〇，〇〇〇非洲人的絕對的物主了。這算是把經濟帝國主義作最簡單的解釋的一個好例。

以上我們已把歐洲帝國主義國家，以既得土地爲出發點而謀其屬地的擴大的事件敘述，並將



這種帝國主義的性質討論了。這種程序大概只限於北非及南非；中非被瓜分的程序却有些微不同，但是在這種領土擴張背後的經濟動機却更是顯明。要是我們把德，英，比等國獲得非洲熱帶地方爲屬地的程序考察了一下，我們便發見他們所用的方法很是相類。最初半私人的或即私人的探險遠征隊，被遣到爲土人社會和酋長或君王所有的地域去。這些遠征隊常直接或間接和商業的公司或歐洲的許多財政家資本家有聯絡，或受他們的支配，探險家通常用資本家公會，或商業的公司的名義去動作，並用他們名義從土人的酋長或君主那兒，去進行獲得或勒索『條約』。這些條約是離奇的公文：土人的君王或酋長在該項公文上簽了一個記號，他由此便對世界宣佈說，他已從歐人和他的公司那兒得到了一小方的布，若干瓶的杜松子酒，並得他們應承保護，同時他却已把這全部土地

和人民的統治權送給該歐人及其公司以爲交換。

爲證明上述的話的正確，且舉出一二個例來。英國認尼日利亞爲屬國，其最後的根據是在許多這類的『條約』，這類條約是國民非洲公司(the National African Company)的代理人和員司從非洲的酋長君王那兒得來，該公司後來變爲王家尼日爾公司(the Royal Niger Company)。依照這些在一八八四和一八九二年結訂的條約，土人的君王宣佈說『我們把我們的國家(或土地)全部讓給國民非洲有限公司。』英國佔得英屬東非洲和烏干達，其根據是任相類的條約，這相類的條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the British East Africa Company)的員司和代理人從贊稷巴(Zanzibar)的蘇丹，烏干達的國王，以及各色土人的酋長那兒得到的。德據德屬東印度爲已有，其根據是在許多和上項條約相類的條約，這些條約是探險家彼得士博士

(Dr. Peters)用殖民會社(the Gesellschaft für deutsche Kolonisation)名義在一八八四年擱得的,該會社後來成為德國東印度公司(the German East Africa Company)。

最後,比王利奧破爾得及其人民據若干百萬方英哩的比屬剛果為己有,根據於史坦黎用一個為比王利氏所創立及支配的會社的名義,“跟四百五十個獨立的非洲酋長結訂的條約”。

歐洲各國獲得非洲人大塊的土地,都這樣子直接受財政資本家的組合,會社,和公司的支配。但這些資本家的會社和公司不僅和土地發生關係,兼且和他們的政府有密切的關係,及受其保護。是以德國東非洲公司在—八八五年從德政府那兒領得一個特許狀。英政府在—八八五年頒賜一個王家特許狀給英國東非洲公司,在一八八六年賜一個給王家尼日爾公司,在一八八九年賜一

個給英國南非洲公司；比王利奧破爾得爲獲得比屬剛果的會社的絕對支配者。歐洲各國政府，對於這些用最不光明的方法去獲得非洲廣袤的土地的主權的財政組合股份公司，不僅予以正式的扶助和承認；兼且容許及獎勵他們使達到佔據那些土地的目的，不惜用盡種種方法，甚至對土民宣戰。在這種佔據未完全有效力的長期間內，他們把這些國家的行政權交給這些公司。是以在一八八〇——八九和一八九〇——九九年間，我們有這種異常的現象。德，英，法，比等國的股份公司或財政會社，其主要目的本是在資本上的利息紅利的獲得的，因得他們的政府的扶助及正式承認，曾統治過二百萬方英哩的非洲土地，和至少五千萬的非洲人民，並在該地可繼續統治，使政府和行政的義務得與營利的義務相一致而不衝突。

上文大概已明白指示引起非洲瓜分的最後原

因和動機是經濟的。佔領這些屬地的動力，來自財政家和商業家；實際去攫得這些屬地的却大半是股份公司的員司及代理人的工作；歐洲國家的權力却直接地或間接地為這些公司和財政家效勞，因為歐人到頭已相信歐洲國家的權力應用於非洲及其他各地以促進其人民的經濟利益。

我們以上已把帝國主義在非洲攫取屬地的原因和動機研究，現在且進而探討歐洲的國家統治其非洲屬地的原理及方法，以便估計非洲瓜分對於歐洲人的結果如何。著者提議先把經濟帝國主義對於歐洲國家及其人民的影響考察，然後討論及對於非洲土人的影響。

無疑的，原先出發以為祖國獲得殖民地的德人，法人，及英人，對於非洲大陸的性質，很是看不清楚。從他們的著作及言論看來，他們認到一個非洲『殖民地』是祖國的一個財富之源，因為這種殖

民地可爲歐洲製造品的一個新市場，歐洲工業用原料的一個來源，及歐洲資本可以投下去生利的一個地方。但是他們也有種舊式觀念，以爲一個『殖民地』是可以殖民的，是可作爲許多從祖國跑出來的移民的海外新家園的。非洲決不能像美洲，或至澳洲和新西蘭那樣子殖民下去，這事很快便明白了。歐人發見到在非洲大陸只有很少的幾個地方可作爲他安居起家及作工的所在，就在這種可爲他建築新家庭的南北非地方，從祖國移入該地的移民數目，比較起來，也不關重要。在一九一一年，所謂『白人之國』(White Man's Country)的阿爾日利亞，歸法國佔領的已八十年，法人也曾用大力把牠殖民，然而在全人口五百五十萬當中，只有七十五萬歐人，其中法人又不及五十萬。南非洲聯邦的人口，現在幾乎有六百萬，但只有一百二十五萬是歐人，此歐人的大部份却是荷蘭產。

阿爾日利亞和南非洲在歐洲國家手中已有百年或不止百年之久；牠們很可說是『白人之國』了；而在兩地的歐人仍不過佔全人口的小部份。歐人對非洲的殖民事業完全失敗了，這點在歐洲國家所佔的非洲熱帶地方，表現得尤爲明白。在一九一四年，德屬的四個非洲殖民地，面積有九三〇，〇〇〇方英哩，人口幾乎一千二百萬；白人總數只有二萬。要是我們拿英屬東非洲，尼亞沙蘭，尼日利亞，和黃金海岸四個屬地來說，我們便可看見這四個屬地面積大約七〇〇，〇〇〇方英哩，人口總數幾乎二千二百萬；歐人却只有一萬一千罷了。

由上看來，非洲的屬地對於歐洲國家，並不會給予以可殖民的地方，假使在實質上增加各國的力量。這些屬地可說是祖國財富的一個來源的又到什麼程度呢？這個問題只能參考統計來解答。只有出入口的數目字能夠表明這些屬地爲祖國工業

供給市場及原料到何程度。一考察這些數目字，便可聽見帝國主義者認到什麼非洲屬地爲財富的來源的觀念，都只是妄想。

讓我們最先把英國的非洲熱帶屬地，索謀里蘭，英屬東印度，烏干達，尼亞沙蘭，岡比亞，(Gambia) 黃金海岸，塞拉勒窩內(Sierra Leone)，及尼日利亞等地的出入口的可能及實際考察一下。這些屬地在大戰前一年的入口總數，增至一九，〇〇〇，〇〇〇鎊以下；出口總數增至一八，〇〇〇，〇〇〇鎊以下。這些屬地從大英帝國運來的入口總數是在九，〇〇〇，〇〇〇鎊以下；運進大英帝國的出口總數是在八，〇〇〇，〇〇〇鎊以下。從另一方面來說，大英帝國對於一切國家的出口總值，爲六三四，〇〇〇，〇〇〇鎊，由一切國家的輸入的入口總值，爲七八六，〇〇〇，〇〇〇鎊。想想這些數目字的意義是什麼罷。這些數目字的意義是說，



要是大英帝國能夠保存其在非洲熱帶的全部屬地，以爲其製造品的一個市場，及其工業原料品的一個來源，這些屬地全部也只能供給大英帝國出口的百分之二的市場，及其入口的百分之三。但是世界上的國家對於其屬地的掠奪，沒有一國能夠比大英帝國更爲得有獨佔性的成功的，而事實上這些英國的非洲熱帶屬地只供給了英國出口的百分之一的市場，及供給了英國入口的百分之一，其對於英國工商業的經濟的重要，差不多和智利的一個樣；把牠們當作是英國製造品的市場罷，阿根廷共和國幾乎比牠們還重要三倍，把牠們當作是英國入口貨的一個來源罷，阿根廷共和國却比牠們重要六倍。除此以外，還有什麼能把帝國主義的謬見表明得更明白的呢？這個英屬的非洲熱帶屬地，花費了許多人命及金錢換得，對於英國的經濟上的重要，比較南美獨立共和國阿根廷還輕得多。

多。我們沒有理由可以設想要是這些熱帶地方，不成為大英帝國的一部，牠們便不能作英國的出口貨的一個市場，或原料品的一個來源，但是縱然牠們不能作英國出口貨的市場或入口貨的來源，其影響於英國的工商業的，也微乎其微。

主張保護貿易的人也許會辯論說，這個驚人的結果是由於自由貿易，在保護貿易制度之下，英國的屬地却可使成為英國經濟上，很關重要的東西。然而法國的經驗——法國是企圖大規模地把保護貿易主義和帝國主義合而為一的唯一國家，——證明這種說法是帝國主義的另一個謬見。法屬非洲熱帶屬地對於法國工業的重要，恰和英屬非洲熱帶屬地對於英國工業一樣做微渺。法屬非洲熱帶屬地，只供給法國出口貨的百分之一及百分二之間的市場，及供給法國入口貨百分一及百分二之間。

非洲的屬地：在經濟上的價值這麼的小，並不是真可駭人的事。第一，沒有那一個高度工業化的歐洲國家能夠替牠的製造品不在很需要製造品的地方找得一個重要市場的。非洲在現在狀況之下，並不能有這種需要。在非洲大陸的許多部份，土人人口非常之多；帝國主義者便妄想這些千百萬的土人能夠變為歐洲製造品的消費者。他們忘記了土人所居的社會的和經濟的狀況。比方，英國工業所能賣給英屬東非洲及烏干達的六百萬居民的英國生產品的數目，是受了這六百萬居民在現存經濟情況之下所能付出以買入口貨物的數目的限制。報償土人勞動的工資率，算是土人的購買力的一個好指數。在英屬東非洲，大戰前的平均工資率，每天是二辨士或三辨士。該地土人總數的總進款的金錢之值，很難超過五百萬磅（註），或者竟比這個數目低得多。這個進款，土人最先應用以購

買食料，及完付稅款，這兩樁的金值至少必佔二，五〇〇，〇〇〇鎊。所餘的才可用為購買歐洲商品的用途。一明白這些事實，便再也不會以一九一三年英屬東印度及烏干達六百萬居民只買了大英帝國價值一，〇〇〇，〇〇〇鎊的製造品而驚訝了。帕克巷(Park Lane)的百數十的居民，其對於英國工業的購買力，比較上兩個英國屬地的數百萬非洲人民，要高得多多，而且從市場的觀點來說，也優越得多多。

(註)這五百萬鎊的數目，自然是包括土人的生產值及工資進款的。一個熟悉東非洲的人告訴著者說，上述數目是一個「高得可笑」的數目。

法德英帝國主義者又常不斷地說及非洲熱帶屬地，是工業原料品的豐富的來源。這個也大半是一個妄想。這些屬地所出產的原料的價值，比較實小。拿西非洲最重要出品的一個棕櫚油來做例罷。

西非洲的一切未提淨的棕櫚油，在一九一三年輸入大英帝國的，其總值只爲二，〇〇〇，〇〇〇鎊，其未提淨的棕櫚油實際上保存以爲英國工業的用途的，價值只恰好超過一，〇〇〇，〇〇〇鎊。在同時期，從旁的地方輸入的粗棉花價值七〇，〇〇〇，〇〇〇鎊；羊毛三四，〇〇〇，〇〇〇鎊，未提鍊的銅七，〇〇〇，〇〇〇鎊，鐵鑛六，〇〇〇，〇〇〇鎊，和上述棕櫚油比較起來，我們馬上可以明白英國的非洲屬地所以在供給英國工業原料品上這麼不佔重要位置的緣故。這些屬地的出產，無疑是可貴而有工業上重要性質的，但是在出口上不能和盛產礦物或羊毛棉花的國家的生產比較。

帝國主義的經濟的謬見，沒有比在帝國主義者認爲帝國的屬地是工業原料品的來源這種信條上，表現得更爲明白了。實際上，這樣的屬地在特別來源的供給上，全然無關重要，因爲向來沒有一

個歐洲國家會成功把其屬地的原料保留為自國工業的用途。這些地方的金屬和農產物，均為歐洲資本家和股份公司所掠奪，這些資本家或股份公司，決不因某人是不是英人或是不是法人，而後賣貨給他，但只因他能夠付某種值以買棕櫚油，或錫，或橡皮，便把貨出售了。這點要把入口貨表瞥視一下，便可證明。尼日利亞是產礦的幾個英屬熱帶屬地的一個：舉例來說，牠是有錫礦的。依着帝國主義的信條，因為尼日利亞是一個英國屬地，牠對於英國工業在供給錫礦上應有一個特殊的價值。但是如果我們把英國入口貨表檢查一下，我們便發見英國入口貨只有四〇〇，〇〇〇鎊錫礦是從尼日利亞來的，而從玻利維亞來的錫礦却有二，〇〇〇，〇〇〇鎊，從阿爾日利亞和突尼斯來的鐵礦却幾乎有一，〇〇〇，〇〇〇鎊。要是尼日利亞的可貴是因為他是英國工業的錫礦來源，同時是大英

帝國的一部，那麼誰也可以一樣合理地辯論說：玻利維亞是四倍於尼日利亞的可貴的錫礦來源，因為牠不是大英帝國的一部，而阿爾日利亞及突尼斯，却是兩倍於尼日利亞的可貴的鐵礦來源，因為牠們都是法國屬地。

以熱帶屬地為莫大財富來源的唯一的人們，不能在工業界中找得，只能在少數的特權家和資本家把熱帶的土地及勞動作實際掠奪者當中尋出。從別方面說，非亞二洲的屬地，對於歐洲各國本身，並不是生利的，却是消費的來源。歐洲國家的預算，沒有一國曾在管理其非洲屬地項下，表示其收支相抵的；法德二國的預算常表示很大的不敷，固然英國的預算不是這樣，然而假使英國對非的軍事遠征的費用包括在內，英國公民却一定可以看出已因統治三千五百萬的非洲人民的特權而納了很重的稅了。

關於在非洲境內的經濟帝國主義對於歐洲及歐人的影響，只還有個緊要論點，須得稍為解釋的。非洲的瓜分及各大強國為支配非洲土地而起的鬥爭，在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一四年，對於歐洲的國際關係，曾有過最不好的影響，這是很普遍地承認的了。但是帝國主義在非洲的政策，怎樣始終一貫地使歐洲各國不得不陷入各種互相敵視的政策中，却少人感覺到。法國疏遠了英國凡二十五年，這帝國主義在歐洲的政策，就是其唯一重要的原因。埃及和為尼羅河流域及尼日爾而起的爭執，便是兩國懷恨敵視有兩次幾乎開戰的僅有的理由。同時一種最初為突尼斯，接着為的黎波里，最後為阿比西尼亞而起的相類的爭執，使自然應該友好的法意二國間的關係惡化，這種爭執並成爲一個決定的因子，使意大利不得不聯德聯奧以抗法。最後，歐洲的帝國主義，在釀成國際情況結果成爲歐



洲大戰的事件上，也佔一個很重要的位置。德國要求『太陽光中的一塊地』A place in the sun；只不過表明德帝國主義者在非洲的瓜分及屬地的爭奪上不曾得到相當的一齣的不平罷了。德國的這種要求，要想滿足，是不能不擾及帝國戰利品的分割的現狀的。這就是在德英間和法德間不斷地增長的仇恨中的一個真正危險元素。事情當在摩洛哥作非洲土地的爭議的時候，發為一個公開的爭鬥，而該爭議却只是大戰的一個序幕。

假如英、法、德等國的人們，是有理性的，——他們以為自己有理性，其實是沒有——他們會明白他們的國家在非洲的經濟帝國主義，對於他們只有大害，而無一利。所謂大害，就是多年的國際間的不安和敵視，戰爭的恐嚇，而終於大戰。所謂利呢？他們能夠自誇為一個帝國之民，因為用了近代來復槍及機關槍的幫助，他們居然克服統治了

非洲野蠻人民；他們幾百個同胞，在管理被克服者的事件上，得到了職業：最後，少數的資本家和特權營業家，以開懇利用那些屬地的土地和居民，賺了錢（或賠了本）。

現在還要討論的，就是帝國主義對於非洲及其人民的影響。帝國主義者說，歐洲諸國瓜分非洲，給予了非洲人民以法律，規章，及基督教的和文明的福音。不錯，歐洲的統治通常夾帶了一種為非洲原來所沒有的法律及規章。但是這種整齊有序的管理，幾乎沒有一次不是在用征戰討伐把該地君民作徹底的殘忍屠殺以後才確立的。用於比屬剛果，德屬剛果，及德屬西南非的野蠻殘暴的管理，與夫使非洲土人歸於大批的消滅的野蠻殘暴的管理，竟呼為「法律規章」；言辭運用如此，不免太離奇罷。歐人如記得自己鈎心鬥角，將歐洲的戰爭擴張到非洲，使該洲陷於無政府的潦倒狀態，他

們當覺上項說話更難擔當無愧的。

說歐人已把他們的耶教及文明的福音普賜給非人是不確的。在非洲全人口一萬七千萬之中，只有九百萬名義上是耶教徒。耶教對於非人的效力可想。歐洲所能幫助非人以沐於其文明的福音的方法，只有教育。但是沒有一個歐洲的國家會真正替其非洲屬國人民謀過教育的。尼日利亞在一九一七年人口有一六,五〇〇,〇〇〇，該地學校，政府設立的只有六十一間，受津貼的只有八十六間，不受津貼的私立學校大約一千間，該地政府國庫總收入爲三,四九二,〇〇〇鎊，用於教育的只四萬六千鎊。烏干達土人年付直接稅一八〇,〇〇〇鎊，烏干達政府實際上在教育項下不會花過一文錢；烏干達人口有三,三五七,〇〇〇，只有五〇,〇〇〇兒童是登記爲進教會學校的。

假如歐人對於非洲土人，不會成功把宗教引

進去，及沒有心事把他們的文明的福音散布；他們在引進他們的經濟制度上却成了功。事情並無可怪，使歐洲各國跑進非洲去的經濟動機和目的，自然會繼續支配各帝國的行政政策的。歐洲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的主要特徵，可分為二：（一）土地及生產工具為私人所有，（二）民衆分為三個經濟階級，便是，地主，資本主，無地無資本的貧窮勞動者。這樣的制度，幾乎是和歐人初進非洲時的非洲本土經濟制度絕對相反的東西。非洲人常處在部落社會之中，受部落政府及君王酋長的指揮。歐洲式的工業，及大規模的農業，並不存在，依靠地主及資本家的工資為活的無地無產的階級，並不存在。土地常為部落所公有，縱在土地非為部落公有的地方，歐洲式的土地私有制也還沒有入知道。

非洲受歐洲的侵略以後，這種經濟制度，會受

改變，自是不可逃的了。在一八八〇年和一八九〇年間攫得非洲土地的歐洲政治所要解決的問題，便是如何把非洲經濟制度來適應歐洲經濟制度的問題。這個問題，並不會怎麼認真解決過。於此有兩個可供採擇的手段，便是適應和破壞；而歐洲政治家，在財政家，資本家，和商業家的慫恿之下，除掉在非洲西岸的一些英國屬地外，均嘗採破壞政策。

歐洲政治家所用以破壞非洲土人社會及其經濟制度，及把歐洲資本主義制度牢牢鉗制住非洲的方法，全世界都知道個大概了。這種程序，最初發見於比屬剛果；然後發見於德屬某殖民地。凡施行這種程序的地方，土地是由土人處取得而歸於歐洲的資本家和股份公司。然後或用直接的；或間接的強迫，使土人不得不依歐人的條件在歐人的土地上做工。在剛果和德屬某殖民地的土人，不僅

產業要被沒收及掠奪，還要受種種殘忍暴行，這殘忍暴行厲害非常，簡直已把其原意隱蔽了。使制度變壞的並非殘酷手段；不好的却是使歐人不得不施殘酷手段的制度，而這種制度却不僅在比王萊波爾德的及德國的屬地實行，差不多全非洲都實施了。不問在那一塊非洲熱帶地屬地，把土人土地沒收，掠奪，及實行奴隸的事，都會有白晳的殖民及資本家要求過，除掉在英屬西非洲以外，這個要求在處處都完成了。只要舉幾個例，便可證明。在前世紀末年，法屬剛果全部，受到和比屬剛果所受的恰好一樣的制度的支配。土地和居民都交給特權營業的公司去掠奪；土地的一切生產都成爲特權營業者的財產；結果土人所能藉以避免餓斃的唯一方法，便是替特權營業者依他們的條件去作工。土人看見自己被沒收了土地，事實上已降於奴隸地位，乃起而反抗；該制度要強行於法屬

剛果，只能用在從前比屬剛果強行該制度時所用過的流血的殘忍的方法。但是法屬及比屬剛果，只是這個不良制度的極端的例子罷了，這個制度在非洲的其他地方是用另一種方法實行的。拿英屬東印度的例子來說，英屬東印度是英國在非洲屬地的殖民政策不同乎在非洲西岸的一個地方的榜樣。英屬東印度的土人都被降貶到保留地（Reserves）。這種把土地讓給歐人的程序，繼續進行，便有以下不可逃的結果。土地對於白人是無用的東西，除非他能得土人為他耕作，歐人在非是不做手工的。土人在有土地以自耕作的時候，總是不願替歐人從他那兒沒收去了的土地上作工以賺工錢的。由此白哲的殖民乃要求政府強迫土人為他工作。這種強迫可分數類：或是直接的法律的強制執行，或是間接的強迫法，即把保留地減小至土人不能藉該地以為活，由是而不得不出來替白人工作，

或對於不爲白人工作的土人施一種重稅，或運用部落的機關來驅迫土人離開保留地而爲白人作工。這一切的強迫方法，白哲的殖民都要求過，其中有些已在施行。舉例來說，土人不問對於什麼土地，甚至保留地，都沒有法律上的所有權，把保留地從一個部落奪過來賣給白人的事，已屢見不一見。在尼亞沙蘭德，不替歐人工作的土人是要抽收一種不同的稅。在英屬東印度，政府現在發出訓令給土酋，使土酋不得不供給勞力給歐人，土酋把這些訓令解釋，用部落的機關強迫土人離開保留地而爲白哲殖民的田地工作。這樣子，在這個英國屬地內，有一種沒收制度，跟着來的又有一種強迫勞動的制度。我們如果知道在大戰前土人的平均工資率每天只二三辨士，現在也許每天只八九辨士，這個制度的經濟的過惡也便可明白了。

這種制度，根本是一種掠奪非人以益歐人的



東西，爲此種制度辯護的人常以該制度爲經濟上不可逃的事實爲言。他們說，一個劣等文化必須在一個優等文化前拜倒，不能開發自國的富源的土人要讓步給歐人來開發，只是不可逃而且正當的事。這個辯論的前提，可用事實證明爲錯誤。在非洲西岸的英屬殖民地內，多年來採用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管理制度爲殖民政府的政策。在尼日利亞，黃金海岸，岡比亞，塞拉勒窩內這些屬地，英政府視土地爲土人社會的產業，不肯把她讓給歐人，並多少鼓勵土人把牠在現代情況之下作最經濟的使用，結果表明，非洲人如果有機會給他，他是完全能夠像一個自由人般在世界經濟制度中佔一個地位的，並表明他是能夠把他的土地經濟地使用，供給世界以歐美的工業及工業民衆所需要的農產品的。下列事實可以證明上項說話。在英屬西非洲，土人像個自由人般在自己田地上工作，出產棕櫚果，

可可粉，花生 (groundnut)，棉花，和樹膠，而由這些屬地輸出的出口總數，平均每人由十先令至四鎊或五鎊：在英屬東非洲和尼亞沙蘭德，土人是不願而常受強迫，替白哲殖民和股份公司勞力以生產咖啡，西沙爾 (sisal)，花生，棉花，樹膠，油子，獸皮的出口總數，平均每人是比二先令及比七先令低。西非洲的膏腴及富饒，遠大乎東西洲，這自然是不錯的，但上述數目至少可決然地證明土人的勞動用於其自己的土地，在經濟的效率上並不劣於其被迫而用於白人所有的土地上的。

### 第三章

#### 亞洲境內的經濟帝國主義

歐人使非洲土地人民歸於掌握而受其經濟掠奪的方法，都是戰爭，征服，和吞併的古法。歐洲各國吞併非洲的大小國家，只受強者奴隸弱者原始權利的支配。近世的奴隸制，再也不普遍的採取野蠻的體罰，或依法佔有旁的男女的身體的方式，這

是一件比較不關重要的事實。近世經濟式的奴隸制，對於矯爲情深的人們的良心，也許較不覺其慘痛，但此新式奴隸制恰是一樣的可怕。

在亞洲的經濟帝國主義，已發達了幾種特點，這幾種特點是和在非洲的種類不同，而值得我們留心研究的。然而牠們比我們在前章所研究的比較單簡的現象複雜得多，是以本書以篇幅關係只能把牠們最重要的特徵指出一些。

十九世紀後半期的亞洲史，和同時期的非洲史很相像。我們發見有歐洲及其國家的同樣強烈而突然的碰撞和侵入，和帝國主義同時，大約一八八〇年，的爆發。在亞洲有的地方，帝國主義所走的路，恰和在非洲所走的一樣。比方，在一八八三年，法國開始用一個軍事遠征隊攻擊中國，結果法國吞併東京和安南。在一八八六年，英國侵入緬甸，廢其君王，滅其國家。但在亞洲大部份的地方，

直接征服和吞併的政策，並不施用，在一九一四年，只有印度，在亞洲的俄國的大部，法屬印度支那，馬來聯邦，海峽殖民地 香港，和瓜哇，已歸入歐洲國家的版圖。但是亞洲其餘的地方，像奧託曼帝國（Ottoman Empire 即土耳其——譯者），波斯，中國，和日本，也並不是不受歐洲的染指與騷擾。對於這些國家，歐洲的文化，特別在其經濟的表現上，已深深侵入；雖則不受歐洲的政治系統的直接征服，牠們通通，只有日本除外，都受歐洲國家的間接支配。換句話說，土耳其，波斯，和中國，並不會公然被割或吞併，但是歐洲國家的權力已間接降到牠們的頭上了，主要的目的是為增進歐人的經濟利益起見。著者提議把這種在中國進程的方法和結果，簡短地考察考察，但關於征服和吞併制度不用於這些亞洲國家的理由，必得先為說明一下。

在大戰前，土耳其，波斯，和中國的瓜分，曾被

再三預言爲迫及眉睫，但事實並不實現，使這些國家得保持名義上獨立的一個理由，無疑是因爲事實上在帝國主義最初而最有力的爆發期間，一八八〇年至一八九〇年，歐洲列強是正忙於分割非洲再不能把牠們的嚴重的注意力放到困難得多的分割亞洲的事件上去。但當非洲再也沒有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可供爭奪的時候，帝國主義者的嫉妬心却已完全攪起，而且敏銳異常，如果公然把土耳其或中國瓜分，顯必有發生一場歐洲大戰的大危險。歐洲的文明的無產階級，能不能誘陷之使自相殘殺，以破壞土耳其人，波斯人，和中國人的獨立，是件極端可疑的事；經濟帝國主義乃不得不儘量運用其他方法，直到僥倖地歐洲人民開始互相作大規模的屠殺以結束戰爭，保全弱小民族的獨立，而使世界隱向德謨克拉西之路的時候。這種將來的事殊難確說，但現在看來，彷彿這種戰爭的結

果之一，是要把土耳其，波斯，中國，和其他除日本外的亞洲的民族所尚保存的獨立破壞許多的。

征服和吞併亞洲人民，是比征服和吞併非洲人民難得多多的事，在亞洲的處處地方，都有古老而高度發展的文明，和複雜的政治組織，及經濟制度；牠們也許不同乎，但却不必劣於，歐洲的。是以亞洲對於征服和吞併的抵抗力，和非洲的是完全不同的，歐洲列強不久便感覺到他們是不能用款待烏干達的萬珈王(King Mwanga) 或廷巴克圖·Timbuktu 的會長們的法子，來款待梭利門大帝 Solyman the Magnificent 的，坦麥來 Tamerlaine 的，及漢族的後裔了。這種亞洲對於歐洲的反抗力，自然到了前世紀末年日本強盛以後而大大地增強。日本的西方化，事實上本身就是一個對於歐洲經濟帝國主義侵入亞洲的一個反動。日本人深思熟慮地採用歐洲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的制度；

來防禦政治的吞併和經濟的掠奪。這種適應成功得如此敏捷，如此完全，使日本不僅能蔑視帝國主義的歐洲列強，且能加入牠們的行伍中。中國的瓜分似乎無限地延期了，當列強意識到牠們不能丟開日本的時候，日本在這種瓜分當中是處於可要求參加的最優異的地位，而且力量也足以堅持要大塊肉的一國。

以上幾點都是使經濟帝國主義不得不用此在非洲的較為間接而巧妙的方法來施於亞洲的理由。然而，這些方法的目的和結果，却並沒有什麼實質上的差異，因為這些方法總是間接運用歐洲國家的權力，以達到促進歐人在亞的經濟利益。試把經濟帝國主義的這種形式的一些較為重要的特徵，發現於列強待遇中國的歷史上的，指出如下：

我們決不要忘記：經濟帝國主義是文明衝突中的問題的一面。這個事實如果不記於心，前世紀



的中國史便不能有相當的了解。當十九世紀初年，大約有三四千萬的中國人，生活於一個中國政府，和一種很複雜的社會經濟的制度之下。他們的組織，宗教，藝術文學，都深深植根於最古的文明中，像多數旁的種族一樣，他們認到他們自己和他們的文明是世界上最優美的，同時像在世界史中所常見的例一樣，這種信念又以事實上他們自己的文明以外別無所知，而不失墜。遠東實際和歐洲美國沒有接觸，中國人所知的外國民族只有日本人和高麗人，以及其他亞洲大陸的種族曾被中國常征服過的。

但歐洲社會構造的改變，我們所謂產業革命，最後是定要使歐洲和中國發生密切關係的。歐洲新經濟制度，使歐人的信念和願望迫他們出來，用一種前所未聞的毅力，大規模地去找尋工業原料品的市場的供給。新產業制度，又藉輪船，鐵路，和

商業及財政的複雜而有力的組織爲工具，強行他們的經濟意志和他們的制度於政治力不能抵抗他們的民族上。

這個歐洲新經濟制度和中國第一次衝突，可在十九世紀前半期看出。中國和西方工業國家的國外貿易問題，漸漸地成爲引人注意的問題。相信自己的文明無窮地優勝於其民族的中國人，並不願和野蠻人發生商業或其他任何關係，但是日見增多的英、法、美德等國的商人，却麇集於中國海口，用文明的名義要求中國開放門戶，接受西方工業的產品，於是馬上引起兩種文明，兩種生活理想，兩種經濟制度的衝突。歐洲的商業家商人，立刻要求他們的政府運用國家的權力，來強行歐洲經濟制度於中國。在十九世紀的初期，經濟的帝國主義並不會被承認爲政策的一個主義，歐洲政府沒有一個認到直接運用政治力量，以增進其人民

的經濟利益，或強迫中國開放門戶給歐洲商業，爲正當或不得不的事。然而商業家和商人的舉動，事實上，使歐洲國家的權力運用以達到上述目的的事，像一八四二年那麼早便發生了。中國人企圖厲行禁止外商運鴉片由廣州入口。在一八九三年，廣東總督要求英商放棄其鴉片，英商不允許的時候，英國工廠便被封閉，英國人民便被驅逐不准在廣州停留。這兒便是英商的機會了；英國人民已經受了侮辱和損失，他們的政府自應向中國政府要求道歉和賠償。英政府採納了他們的商業家的觀點，結果便是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和南京條約。南京條約規定中國應割讓香港於英國，應對英五口通商，應容許英國在通商口岸設領事代表英國。此後十六年間，中國還努力奮鬥來防止歐洲經濟制度的深入，但是並無成效。當時帕爾麥斯頓 (Palmerston) 在英當權，他的政策，依『劍橋近代史』的

說法，便是『利用最初的機會，來壓迫中國人，以入於一種常態性質的關係。』這個機會的到來是在一八五六年，一個英國艦隊，後來一枝法國海軍也來聯合，實行了這種壓迫。廣州被佔據了，廣州的總督被擄去了。中國然後簽訂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條約，由此條約中國允准英國的外交代表駐於北京，容許英國人民在中國境內自由旅行，英國商船可自由駛入揚子江，並開幾個新口岸與英通商，並允准英國運鴉片入口，和天津條約相類的條約，又和法，俄，美等國結訂了，但中國還作了一個最後的拚命的掙扎想避去難逃的命運，不許英國代表進北京。英再出兵，陷大沽礮台，毀北京圓明園，這才予中國人以最後的教訓，使知道對歐洲文明抗鬥是絕望的，一八六〇年北京條約的結訂，完成了中國對歐洲的門戶開放。

上文將事實羅舉，無非使讀者了解遠東的國

際問題的普通性質。歐洲新工業制度和新經濟制度之侵入中國，也許是不可逃的。完全把歐洲各國所具的這種制度的莫大力量拋開不說，在一個輪船鐵路的時代，摒絕外人和外國商業的政策，自然沒有那個國家能夠實施成功的。但是西歐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創造出一個很複雜而困難的環境。中國政府的和經濟的組織及方法，完全不能和歐洲工商業的繁複而雄偉的機械(Machinery)競爭。東西兩文明的相遇，衝突自不能免，如果講到力量的時候，中國自非歐洲的敵手。但是在開發(Opening up)中國的程序上，歐洲本來有兩條路好走。第一條，是純粹簡單的經濟侵掠的路；這只要歐人用其工商業的全副繁複的經濟機械，拿他們國家的不可抵抗的政治力量做後盾，來增進他們在中國的直接的經濟利益。第二條，是合作而非掠奪的路；歐人及其國家可用其智識及力量，幫助中國人改

變其政治的經濟的制度，使和歐洲的相適應，而獲得歐洲制度所能在中國創造的財富的應得報酬。

也許有人要說，第二條是走不通的路。但是這個並不見得：第二條路實際上曾試驗過，在某有限的場合內成了功。在前世紀中葉，中國的財政及海關制度，在原則上很和羅馬凱撒大帝時代的相像；是以一和歐洲商業及商人相遇，便證明其毫無辦法，並沒有什麼可怪。不僅中國海關辦事人員和歐洲商人一天墮落一天；一個中古時代的機關的存在，結果在中國自不能伸其財政權力以防禦外國輸入商。大約一八五四年時候，私運偷稅的事已成定規，而非例外，在這樣的情勢之下自然受科罰的只有較誠實的商人。外國領事不斷地被其國人要求實行干涉，尤其是在上海，當陳訴破壞條約或待遇不公的事件的時候；到了太平天國叛亂，中國政府的紊亂狀態又大大地增加。在一八五四年，事情

變成這麼難堪的狀態，到頭一方面是英、美、法等國的領事，他方面是上海的中國海關官吏，兩者之間發生了一個提議，簽訂了一個協定，依此協定中國人任命外國人做海關稅務司。在協定明文規定，任命外國稅務司是必需的，因為“不能獲得海關官員，具有必備的資格，像正直，留心，通曉外國語言，這些都是實行遵守條約和海關規章所必需”。由此便任命了一個美人，一個法人，一個英人為稅務司。這個制度行於上海成了功，四年後乃擴張到一切通商口岸。在一八六三年，赫德先生(Mr. Robert Hart)被中國政府委任為海關總稅務司，在他長期管理之下海關整個機關是改組了。關於赫德的成績，有兩件事實值得注意的。從最初起他便把這種機關變成國際性的，在一八六四年海關官員包含六個英人，兩個美人，一個法人，一個德人，掌管徵收事宜。在一九一三年，海關行政支部，“包含

總數三百五十四名，其中一百四十五名是英人，十四名美人，三十二名法人，三十八名德人，十六名俄人，三十三名日人，五十名其他九國的人，再加二十六名中國人。”這個國際性的機關，很快便發展了一種特具的“集體精神”（esprit de corps）。從最初起，海關的稅務員司，便在中國保存一切未曾特別由條約讓與的主權的假設上活動，這個假設是現在沒人懷疑其正確的。”換句話說，歐人的海關官員，認到他們的義務，是在替中國政府建設一個能保護中國人民的合法利益和權利的機關。他們的努力也遭受了外國商人和外國領事的敵意和反對，但是他們却成了功；不問旁的什麼地方，都有本國的腐敗和外國的掠奪來使中國向敗亡的路上跑，只有在海關管理上，中國人是始終得外人幫助以保其經濟利益。（本段的事實及援引的文字取自H.B. Morse所著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一書第二卷。)

以上的種種事實，表明歐洲是很可以跟中國人合作；把中國的機關和政府來適應近代經濟界的需要。現今沒人會否認海關行政的東西兩方合作結果，中國和歐洲均蒙其利。但這種實驗可惜又限於海關行政。中國像非洲一樣，光只成爲一個經濟掠奪之場；一個富厚之地，在其間商業家可以買賤賣貴，財政家可以獲得高利。在這種利益的競爭中，不問那一國的歐人，都利用自國的權力來獲得自己的利益。

這種競爭程序起於一八八四年；此年法國宣布安南爲其保護國。此舉無異標明法國對南中國應有特殊權利，因此直接引起歐洲帝國主義的列強“利益範圍”（sphere of interest）政策的形成。

都爾化利在法議會用經濟的理由來辯護出兵

東京事：就是說此事可使中國南方物產豐富人口衆多的幾省受法國經濟的侵略。法人不久便表示他們是準備用國家的權力以貫徹在中國經濟目的。由於一八八五年強迫中國簽訂的條約及後來在一八八七年簽訂的兩個訂約，法國獲得了一種在南中國的特權的經濟地位。一種於法國有利的不同的稅，施於一切通過東京和雲南廣西之間的貨物；又附帶條件說：假如中國在這個區域要築鐵路，法國願予以種種方便在法國羅致中國所需要的人材。”

法國的例，就是歐洲國家的權力間接用以爲其國民在中國獲得經濟利益的開場。愈近十九世紀末年，帝國主義的列強愈對於中國施行這同一方向的壓迫，接着便是列強間爲經濟利益而起的一場激烈鬥爭。法國在一八八五年和其後十年間向中國的要索，英國不斷地予以打擊；所用手段便

是向中國要求及獲得相類的土地的和經濟的利益。是以在一八八六年，中國不得不承認英國統治緬甸，在一八九〇年又不得不承認其統治息琴（sikkim）。但是因上述的種種理由，在一八八五年未必無發生可能的中國的政治的瓜分，却延期了；歐洲帝國主義對於中國人的真正的攻擊，直到十九世紀末五年，才充分發展。然後利益範圍的政策才辛苦製成。

一八九七年為這個利益範圍政策登峯造極的年頭。俄佔旅順大連灣及遼東半島，德佔膠州灣，英佔威海衛，法佔廣州灣。這些假裝的吞併，並不是只以佔領該各地為目的，用意是在用各該地以達到向中國政府取得經濟特權的宗旨。各帝國主義的強國，為其國民標明中國的某部份，比法國對於南方數省，英國對於揚子江流域，保留為各國經濟掠奪的範圍。這種掠奪所取的形式，大概是在

各國利益範圍內鐵路建築權或礦山探掘權之過渡於法，英，德，俄等國的財政家。

於此須得注意的主要點，就是這種經濟的掠奪，殘忍地進行，無關乎中國人的利益，只以增益一班受政府援助的財政家的利益。只舉一例便足表明歐洲國家權力用於中國以達經濟掠奪目的的情形。在一八九七年，一個比國的企業組合得了一個建築一條從北京到漢口的鐵路的特權。英國人，並沒有理由地懷疑比國企業組合的背後是法人和俄人，所以薩利斯伯利勳爵(Lord Salisbury)便通知在中國的英國代表說，“這種性質的一個讓與，再也不是一個商業的或工業的企業，却成爲妨害英國在長江流域的利益的一個政治運動。你應通知 the Isungli Yamen(即中國政府)，英國政府也許不能繼續以友誼態度在有關乎中國利益的事件上合作了，假如，當着優先權的利益已於滿洲讓給俄

國，在山東讓給德國的時候，這些或其他強國也要讓與以長江流域的特別的機曾或特權的話。在發展長江流域省分的事件上，中國政府如要請英國投資，英國自有滿意的建議。”當中國堅欲以該特權允諾比國的時候，英國公使乃致最後通牒於中國政府。內容有說“英國政府認到在鐵路讓與權上他們是受了中國的惡劣的款待，現在為英商向中國政府要求建築下開各路的權利，條件是和比國那條路所得到的——樣：天津到鎮江（要是願意的話，可和德美合築）河南及山東，北京企業組合路線通揚子江區域；九龍到廣州；浦口到信陽；蘇州到杭州，分枝到甯波。”英國政府又命令其公使通知中國政府說，“除非他們馬上同意，我們將認到他們關於京漢鐵路的破壞信用為一個處心積慮反對比國的舉動，而有所動作。在和海軍總司令商量以後，你可酌量限他們幾天或若干鐘頭答覆。”中國

政府，“因為知道英國艦隊的集中，”——一個美國歷史家寫道——“完全退讓了。這樣子大英帝國獲得了牠的鐵路讓與權。所得的路線全長，計二千八百英哩，縱橫十省，和俄國的比，俄國的只一千五百三十英哩，其餘各國却又在俄國數目之下。‘讓與權的戰爭’——像薩利斯伯利所適當地加於這個和平的衝突的名號——結果英國得到最大的一塊。”（本段事實及援引，取自T. W. Overlach 所著紐約麥美倫公司出版之Foreign Financial Control in China）

在上項戰爭當中，其他帝國主義的列強及財政家，雖然沒有像英國般得到這麼大塊戰利品，却採取了同樣野蠻殘忍的掠奪手段。我們這裏不能把這種掠奪中國的國際競爭的複雜歷史一一詳述，只把其切乎本書宗旨而較為重要的事，競爭掠奪的結果，大略測量一下。數年以來，讓與權的戰爭，

在一羣一羣的財政家之間日增激烈，他們均有他們政府的扶助。這種戰爭顯然是爲禍中國的。第一，不曾作過保護中國人民利益安全的企圖。中國的交通，和許多礦山，被抵押給唯利是圖的外國財政家。鐵路或讓與權落入各羣競爭很烈者手中。在爭奪開發權的時候，債款可以名爲借給中國建築鐵路，實際則該款究竟用於何處，却很少或沒有安穩的擔保，中國官吏的腐敗乃愈以促中國的衰敗。凡中國的收入來源，都抵押爲這些外債的利息的担保。中國人民看見外國財政家的經濟侵略，腐化他們政府，吸收他們的國富，日變憤怒沮喪。他們看見這種掠奪政策，是顯然有帝國主義列強的槍刀砲艦做後盾的？第一個結果，是拳匪叛變仇視一切外人的爆發。一九〇〇年的事件是大家都曉得的。排外運動爆發，圍攻北京使館，八大強國聯軍入北京乃得壓服。然後西方的基督教的列強——他們

劫奪中國土地，強迫中國把其人民的財富抵押給他們的財政家，直接激起這種反抗的——進行向她勒索六七,〇〇〇,〇〇〇鎊的賠款（注意這個賠款數目是在德國一八七一年施於法國的賠款三分之一以上），作為對於一個亞洲民族反抗歐洲的侵略和經濟帝國主義的罰金。

法，德，俄，英等國在一八九七年對於中國土地的佔領，這些國家不斷地用武力恐嚇勒索經濟特權，一九〇一年的大賠款的強蠻抽剝，這些事件並不會逃日本的注意。日本的政治家全體一致地認到歐洲帝國主義不過正在開始其掠奪中國的工作，日本要是欲免向隅，應該馬上起來要求一份。在那刻，帝國主義的強國對於日本在遠東的利益最有危險的，顯然是個俄國，俄以一八九七年旅順大連灣和遼東半島的佔領，及其對於滿洲的深入和掠奪，已跑得很近日本的門口，而有攔截日本使之



得通於最近的大陸市場之勢。歐洲的好侵略的帝國主義，實助日本把其全副權力交給軍國主義的帝國主義者手中而這些武人兼政治家也計畫得好。既和英國聯盟以保護其脊部，他們便突向俄國要求該項計畫的緩施，當他們的要求被拒絕的時候，他們便與俄帝國開戰而擊敗她。依戰爭終結一九〇五年朴次茅斯的條約，日本變成爲俄國在滿洲的一切權利的繼承者，自此以後，日本表現其爲歐洲經濟帝國主義的一個伶俐的學生。運用政治壓迫和經濟掠奪，她現在在中國和遠東佔了一個支配的地位。

當其時，中國的經濟破壞繼續進行。一九〇五年以後帝國主義國家間及其財政家間的爭競，變了方式，這是事實。日俄戰爭和其他事件，既經明白表示：這種掠奪中國的競爭，如果照合論理的結論來看不，僅引起競爭者間的糜費的戰爭，而且減

低所能從中國人民榨取的財政利益。國際競爭如今變為一種奇形怪狀的國際協作。英，法，俄，德，日等國，後來又加上美國，這些國家的主要的財政利益，合攏成爲一個銀行團(Consortium)。在這種制度之下，幾國的財團仍有他們的政府做後盾，但中國的向外借債和經濟特權的讓與却由這銀行團安排共享了。然而這層並不包含作任何真正的企圖以保護中國的權利或利益的安全之意，因爲銀行團的目的只是銀行團的財政利益。中國人民的排外感情與日俱增，在用武力直接驅逐外人的企圖失敗以後他們乃轉而注意他們的政府，他們把許多被侵略的理由歸咎於他們的政府，這自然不是沒有理由的。在一九〇八年慈禧太后逝世以後，政治的德謨克拉西運動便即開始，一九一〇年便選出資政院議員，並即召集。但同年日本吞併朝鮮的事，大動中國人民義憤，他們的憤怒轉而向他

們的政府。

結果便是一九一一年的革命。

但是經濟帝國主義並不重視民主國。中國的經濟破壞，開始於君主專制之下，却完成於民主國之時。歐洲和日本，並不幫助此新共和國的長成，只繼續進行其經濟侵略的制度。外人借債給腐敗的軍人和政客，這些軍人政客把借款浪費於軍隊上，或採用較簡單而較直接的手段，塞到自己的荷包裏，內戰乃無已時。日本，以歐戰既起遠東方面暫無敵人，乃乘機大大地增加其在中國方面的政治經濟權利的把持。她現任是確定了替代德國在山東的地位，和替代俄國在滿洲的地位；她有一大枝軍隊在西伯利亞；她的銀行和財政家，借了大宗借款給中國軍閥，使中國軍閥受她的支配；在一九一五年她致哀的美敦書及『二十一條件』於中國，結果她得了很大的經濟讓與權。這個情境，曾引起

中國人民反日很強烈的感情，既發生一種強力的抵制日貨運動。然而，當此時，經濟帝國主義已完成其工作：內戰在中國已成風土病；政府是絕望地腐敗；財政紊亂；中國土地大部份均為外國軍隊所佔據；國庫收入均已抵押以付外債的利息；對於這種外債中國人民所得利益很少或完全沒有，而反受無窮的損失；外人用半騙半搶的制度，現在把握住中國的交通及其鑛產富源的大部。

## 第 四 章

### 因 果 論

以上二章已把著者所稱爲經濟帝國主義的一個政策在非亞二洲進行狀況表明。經濟帝國主義的表現，像著者在本書開場說過的，只是引起歐洲政治經濟制度侵入亞洲和非洲的世界大風雲的一部。我們於此却發生一個國際問題，此問題以西方

文明和非洲東亞的文明的關係爲中心。著者在此有限之篇幅內，曾努力證明其創見『文明或政策的原動力爲人們的信念和願欲』的正確。歐人及其國家對於非洲人中國人的待遇，主要的決於歐人所挾持以跑入非洲和中國的政治經濟的信念和動機。

要是我們回頭來攷察前二章所分析的事件和政策的普通結果，我們便不得不下結論說：歐洲的政策才釀成功非人的被克服及受經濟掠奪，和中國的被壓迫或政治紊亂及經濟掠奪。這個結果，只要他是研究過潛伏於西方文明下面的信念和願欲的人，決不會認爲可怪。我們所處的時代，是曾被正確地唾爲資本主義的時代。現代所以稱爲資本主義的時代係因爲我們社會的全部構造都以某種經濟動力爲基礎。歐洲的社會現在是建築在經濟競爭上面，在此種競爭中的支配力量便是資本

和資本主。謀利，買賤，賣貴，這些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主義；而由於接受這些主義而生的經濟動機，不僅決定資本主的行動，並且決定社會上個個階級，由資本家以至藝術家或工人的行爲。

經濟帝國主義只是資本主義及其原則應用於國際方面的自然結果。歐人跑去非亞二洲，像上面所說明過的，只抱着一個觀點，就是：『我們從這兩大洲中能夠得到什麼利息，什麼經濟利益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只要曾在資本主義的學校中受過教育的人，沒有不明白的；恰和歐洲的資本主既能對工人和消費者施行經濟掠奪以爲己利一樣，具有近代國家的權力，近代戰爭的武器，近代工業近代財政的專門知識機械的白人，對於較不開化的亞洲人及非洲人的土地和人工，能夠先行壓服；然後進行經濟掠奪，以爲己利。是以，恰和在歐洲的國家的社會內前自世紀已有顯然劃分的階級，

——資本家和工人，掠奪者和被掠奪者——一樣，在國際的社會上也已有明顯劃分的階級，西方帝國主義的列強和非洲及東方被壓迫的民族，一方是統治和掠奪者，一方是被統治和被掠奪者。

帝國主義列強所採取的經濟帝國主義政策，其結果是難能以滿意或心平氣和的態度目的之，政治的壓迫，掠奪，和經濟的奴隸，對於身受者決不會是好過的事。歐洲的統治和文明的福音，在過去六十年間，只釀成自廷巴克圖至北京之間的被壓迫者對於歐人的仇恨。對於西方諸國的貪婪殘暴的反抗，現在只在開始時期。印度和埃及的例已足使英人明白：無論亞洲人非洲人都不能無限制的受歐洲國家的專制的統治和掠奪，要維持這種統治只有用來福槍機關槍及擲放炸彈的飛機的時候，快要到來。自歐戰結束以來，法英二國即從事擴張其經濟掠奪制度於非洲大陸及中東(the mid





dleast) 我們必須承認，事實上，被壓迫民族對於西方列強的反抗與年俱增，英法大資本主義的國家所需用以防禦其西方的敵人，及用以鉗制其亞非二洲的被壓迫者的武力，亦將隨着增加。

擁護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人們可以辯論說：除此種制度以外，沒有實際可走的路。假定人民必須繼續保持其錯誤的信念，及必須為潛伏於帝國主義之下禍害人類的動機所驅使，這種觀點才是正確的。因為歐洲的列強和民族，尚有一個絕對相反的制度可行，這個制度，事實上，他們會用最鄭重莊嚴的形式誓言採用的。大戰終結時，在為世界上幾乎一切國家所簽定的和平條約中，不是有國際聯盟的盟約嗎？盟約第二十二條討論及亞洲土耳其及德國在非屬地問題，要西方列強在那些地方施行一種與帝國主義相反的代辦制度（the mandatory system）。這代辦制度的原則，該條條

文解釋說：這些非洲亞洲地方的人民的『幸福和盛榮』；『成爲文明一種的神聖信託(sacred trust)』；『保護如此的民族的责任應該委託給先進的國家，……這種保護責任應該由先進國家對國際聯盟會負責作爲委辦事件而負擔之』；以及『這種信託執行的保障應包含在這個盟約裏頭』。

自盟約簽訂以來，很明白的，在列强的政治家方面並無誠意來把此條約的精神或字面實行；像現在這樣的國際聯盟會及其辦制度，都是假東西，盟約第二十二條，只用以掩飾法英二國得到太大的可作爲經濟侵略非亞二洲的土地的事實罷了，這層並不足怪。做國際聯盟會的會員的國家都是資本主義國家，組織在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基礎上；簽訂盟約的政治家都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者；他們所代表的人民，都接受資本主義的信念和願欲；作爲他們私人生活及公家政策的原則。西方

的國家，一天組織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原則上，西方的人們一天接受這些主義的信念和願欲，他們總一天不會，事實上，認到亞非二洲的土地人民爲一種『文明的神聖信託』，但只會看爲是可爭奪摩蘇爾(mosul)的油的利益，或獲得便宜土地及更便宜的勞力的一個場所。

但說人類決不會改變其信念和願欲，這話却不是真實的，假如他們對於資本主義和經濟帝國主義改變了信念和願欲的時候，代辦制度很可在亞非二洲和西方的文明的關係上開一個新紀元。著者且在本書最後幾頁，把代辦制度用於前兩章我們所攷察的例子——即非洲和中國——的狀況，簡單攷察如下。

第二十二條有說，非洲的人民和亞洲某種人民是『尙還不能自立於近代世界的緊張狀態之下。』我們知道關於這個意見有許多話可說。非洲人，

甚至於一個高度文明的民族像中國人；對於因歐洲工業及其他發展而生的世界變化狀況；都不能馬上使自己適應。他們和歐洲的交接是不能免的，爲使他們適應新的狀況起見；他們需要歐人很大的加力。而且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五十年來，已使非人陷於無知，貧窮，和經濟的奴隸；的深淵之中，及把中國弄成爲無政府及經濟紊亂狀態；歐人必須自己幫忙把這種他所釀成的罪惡解除；要是更牠快些解除的話。

是以盟約提議：『這些人民的幸福和繁榮』將被公認爲一個『文明神聖信託』，而這個信託將由一切在國際聯盟之下團結的國家擔負。國際聯盟爲貫徹其信託，必須幫助這些人民使能自己適應近代世界的緊張狀況。盟約又正確地承認：上項問題的解決不是一切人民都是一樣。有的，像中國人民；也許所有亞洲人民，是能夠自治如獨立國的。

只要他們能夠借助於歐人以獲得真誠的管理或專家的指導和助力，已獲得為他們國家經濟發展必需的資財。又有的，比方，非洲人民，也許所處地位，不便馬上把他們的國家的全部行政權接受過來，最初需要一種代辦制來管理，這種代辦制的主旨是在於增進其物質的幸福，及教育他們自治的。

怎樣才能夠把 這個普通制施行於 中國及非洲呢？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政治家——立意把資本帝國主義的吞併掩飾的政治家所立的盟約，提議說：國際聯盟會不問在那個情節，都得把被代辦的地方委託給某一個國家作為代辦者。這個提議的目的是明白的。英國被派為德屬東非洲和美索不達迷亞 (Mesopotamia) 的代辦，法為喀麥隆 (Cameroon) 和敘里亞的代辦；世界狀況如前不變，只是實際上德屬東非洲及美索不達迷亞將成英國的一部；喀麥隆及敘里亞將成法國的一部罷

了。但是假加代辦制是真實施於較為進步的亞洲國家，像中國和敘利亞，却無需專責成某一個國家來施行。如上所述，中國將完全能自治其事的。只要她能夠獲得歐人的指導和助力。中國將需要專家和管理員的助力，以使其政府的制度適應近代的情況。中國所需要的幫助，是在國聯合辦中國海關事業所實際給她的那種。關於財政的改組，交通制度全部，鑛產的開發及教育事業，中國今日都特別需要此種幫助。而且，中國也許需要歐美大量的投資，以開發其經濟的富源。現在這一切助力都是拿得出的，假如國際聯盟會本身誠意接受『中國的代辦事業』，以中國人民的『幸福和繁榮』為國際聯盟及文明的一個『神聖信託』。如果國際聯盟是一個誠實的國際聯盟，而不為完全以對中國人民及其財富施行經濟侵略為目的的列強所支配，國際聯盟在明天便可採取以下的步驟：

(1) 將前五十年間取之於中國人民的一切土地交還中國。

(2) 真誠地實行中國的門戶開放主義。

(3) 把從中國人民手中攘奪得來的一切鐵路及經濟特權交還中國。

(4) 禁止列強借款給中國以爲內戰之用。

(5) 幫助中國人民整理財政。這層也許需要借三畢國際借款給中國，及需要某幾強國替國際聯盟來行使財政的指導及支配權。

(6) 供給中國人民以歐洲的專家和顧問以改組中國的鐵路制度，開發鑛山，振興教育等等。

國際聯盟的盟約的公認原則，實施於非洲的將有些微不同。於此最先將需要一個代辦來負其國家的責任。許多人們都相信國際聯盟不能自己負實際管理地方的責任；在這樣的事件上牠必需委託某一個國家代理。國際聯盟本可設一個國際

委員會來管理地方；但就設國際委員會也得有某一個特殊國家作為國際聯盟的代辦者才行。假如國際聯盟把施行管理的原則明白定下，同時保存指點監督使無越軌的權力的話。無論如何，要是國際聯盟會真以非洲人民的「幸福和繁榮」為該政府的唯一原則，牠在非洲須取以下的步驟：

(1) 宣佈土地為土人社會的財產，禁止把土地讓與歐人。設法使凡土人的家庭均有足夠的土地以自給。凡在由於從前將土地讓與歐人而辦不到上項事件的地方，須採用將該讓與權取消或買回的方法，將土地收回務使足分配於土人。用種種可能的方法，獎勵土人把其土地作最經濟的使用，特別是供給以農業教育，專家指導，模範田園，等等。

(2) 絕對禁止任何種類的強迫勞動，和任何種騙使土人為歐人工作的勢力或壓力。



(3) 教育非洲人民，使能達到經濟的和政治的自由之路，這是第一個義務。這教育的目的，在予土人以在“近代世界的緊張狀況”中做自由人的必需的知識。是以應設充分的小學，使個個非洲兒童都能受初等教育，並應有高等教育及專門教育，以教育土人，使成醫師，農業專家等等，及以充當他們國家的政府的行政官員。

(4) 馬上給予土人以地方自治政府，漸漸發展一個完全的負責政府的制度。 (完)



## 譯 後

本書是英國經濟學家武爾夫氏 (Leonard Woolf) 的一本小冊子，譯者認為有值得介紹之點  
凡四：

第一，過去二千五百年的人類歷史，大概是由  
人類的信念和願望決定的，由此推論帝國主義政  
策的錯誤，乃基於信念及願望的錯誤，這是一個可

貴的發見。從此可知要打倒帝國主義，必須先打倒盤據於各帝國主義國家內的被壓迫階級的關於帝國主義的錯誤信念及願望。

第二，著者以在亞非二洲的帝國主義做例，很能把帝國主義的罪惡，剝蕉抽繭一般，暴露於世人之前。內中所包含的結論：帝國主義政策對於帝國主義者本身及其被壓迫者，均有損無益——差不多等於明白宣佈了帝國主義的死刑。

第三，著者最後所提出的國際聯盟會如果是真心爲亞非二洲人民謀幸福所應採取的步驟，出自帝國主義的美國的大之有，很顯作爲被壓迫民撲打倒帝國主義的鬥爭的一種興奮劑。

第四，著者所提出對中國之國際代辦制度，願與總理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相類，雖該制度之實行，必須一方面依總理所說，先遵正義之途，得中國人民之信仰，然後與政府訂契約，他方

面依武氏所說：國際聯盟須一秉至誠，方不致流為變象的共管，徒增世界及中國的糾紛。

唯有一點為譯者所不能滿意的，就是著者對於中國海關的國際共管制國人方以為痛者，似揄揚過度，而忘却外人管理中國海關所生之種種過惡。其實中國海關所以流於國際共管，就是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以攻擊帝國主義的人而讚美帝國主義之行為，未免太過自相矛盾了。

最後譯者有幾點附帶申明：(1) 本書曾在青旗週刊上分期發表過，誤字頗多，均已改正。(2) 本書不是一口氣譯成的，文氣或有不大一致之處。(3) 本書不是嚴格的直譯，也不是節譯，用編譯字樣“在青旗上是用此字樣”也不大妥；大概說來，前半部較偏於意譯，後半部較偏於直譯，但無論如何，作者的本意，自信尚能達出。

十八年十一月四日譯者於上海

# 沉痛的曝露

韓 起 作

近 出

這本集子是作者一九三〇年前半年的散文合印而成的，裏面有一部份在幼稚週刊發表過，而一部份在別刊物發表過，也有未曾發表的，共十餘篇：沉痛的曝露，罵了田漢，宿命論者與算命論者，批評辛克萊的錢魔及滕森成吉的犧牲，屠格涅夫的煙，朱企霞的孱兒集等等；以及短小精悍的雜感如克服生活，要有姿勢等等；都有他獨到的有力的意見與論據，而在青年讀者中間是被期望着與被歡迎着的，總之他的誠懇真切的思想，一定會使青年讀者的最親密的朋友；並且使他們在這裏找到自己要說的話。

# 鐘 手

羅·西 作 實價五角

這是作者一本最能動人，最有精彩而又最小心謹慎的短篇小說集。收進死屍，家蓉姑娘，拐子，責罰的理由，掠奪，鐘手六個短篇。是作者一九二九年的總成績，讀者會在這裏面找到陌生的然而可愛的靈魂，並且會感到自己以前對人生太忽視了。

# 人類的藝術

向培良作 實價五角

培良先生一向以戲劇和小說兩方面的成就被讀者深悉。可是有很多的讀者會對於他的藝術理論有正確的認識。這本書選印了他的幾篇重要的論文，裏面的「人類的藝術」尤足代表他最近的主張，讀者可於此正確地看出他的見解，而得到不少的益處。



# 蔣介石先生言論集

蔣介石先生是三民主義唯一忠勇的戰將，他的言論，實足以爲一般黨政軍工作人員之圭臬。尤其是本黨的武裝同志，不可不朝夕研究，用做行動的軌範。本書有演說詞，通電，書札，宣言，報告等，凡散見於各報及雜誌者，皆搜羅無遺，間有各報不曾發表者，尤爲可貴。內容印刷精美，排目清楚，收藏檢查，俱稱便利。

## 民國十八年言論總集

平裝定價五角

精裝定價一元

## 民國十九年言論集

第一集定價三角

第二集定價二角

第三集定價一角六分

第四集定價二角

第五集定價二角

第六集定價二角八分

# 歐洲革命史

高晶齋著 實價九角

本書共分十章，約計三十萬言，

自十六世紀尼載蘭地（荷蘭及比利時）

革命，述至大戰後歐陸各國革命運動

，著者特別注意各國革命發生的實際

背景，及其中革命力量關係和作用，

避去不關痛癢淺及個人的革命軼事。

